龔定盦研究

朱傑勤著

自序

四年前，余有清代學術史之纂，將以補江藩漢學師承記及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之闕，乃遴選若干清代碩儒，爲研究之對象，或作或輟，積稿盈笥。去歲廣州淪陷，此稿被焚，幸其中有一部分關於龔定盦者以早在各學術刊物發表，竟得略約保存，痛定之餘，吾爲此懼，意欲印爲專書問世，俾區區此編，不再罹文字之厄也。

龔定盦爲清代思想啓蒙運動之一領袖，清末維新派如康、梁之徒及民國以來革命諸鉅子，受其影響者甚多，文筆振世，猶其小焉。定盦博學，不名一家，然彼夙治公羊家言，公羊書中，固多非常可怪之論，所以定盦遂爲一般平庸之學究視爲怪人，而古文派認其爲今文派而大肆攻擊也；定盦文章，氣象萬千，凌紙怪發，其散文爲清代第一人，乃竟爲抱殘守缺，依竹附木的文人自爲野狐禪；定盦立身制行，孝悌仁慈，徒以反抗虛僞之社會，乃被以禮文姦者目爲暴徒，不衍禮義，何恤人言，在定盦可率性而行，而腐儒多一孔之論矣。世之知定盦者，多愛其文學，而文學一科，正定盦之末技，而彼又

不欲以此名家也。

此編文凡六篇，皆論列定盦最擅長之學術，而又尠人道者，此外各科，在定盦則爲涉獵，在世間則人所共知，恕不具論。甯缺無濫，取精用宏，雖非其倫，不敢不勉，補遺糾謬，敬俟高明。

朱傑勤序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七日

目錄

龔定盦研究

一　龔定盦別傳

龔定盦之死（西紀一八四一），距今將有百年，已成爲異代之人矣。但其文集在我國文學界中，早已成爲名著，其名字亦當爲時人所熟知，現在國內各大書店，競將其全集翻印，文能壽世定盦其不死矣。定盦當時固巍然爲文士之代表，思想界之領袖，且爲世界大散文家之一。其文章之魔力，直訴吾人之知覺，如感電焉。其文章之技術，縱橫百家，出入三乘，立意命辭，自出機杼，如行雲流水，來去無蹤，令人不可捉摸，驚才絕豔，曠代一人，遠非桐城派諸人所及，桐城派諸人，祇能遠窺史漢，近接歸（有光、）唐（荊川，）及其末流，平淡沓洩，而定盦已能與先秦諸子相上下矣。吾人讀其文者，玩索既深，則定盦之思想行事之怪特，如在目前，因其文最能代表其個性。定盦至今，仍無詳細之專傳，

而稗史所載，信口雌黃，以筆隨人，全無負責，間有捏造事實，污他名節，以致一代奇士，淪於正人君子之口，亦一不平之事也。余雅愛定盦，以其性情雖偏，而品行無虧，精神有紀律，形骸無紀律，終其一生，不過率性而行，並非放僻邪侈也。忍俊不禁，略記其生平，為異代之契。

仁和龔定盦以乾隆五十七年（西紀一七九二）生於郡之東城馬坡巷之一舊宅中，其祖父歸田時所買者，呱呱墮地之時，聲如洪鐘，目閃閃如電，見者知為偉器。其父麗正先生愛之甚至，母段氏，為小學家段玉裁之女，淑質精文翰，定盦之生而聰敏，實得自胎教為多。定盦一生，富於情緒，一生全受靈感所激動，他之文學作品，亦多由靈感而來。自謂：「我生受之天，哀樂恆過人」是也。他雖為心地寬厚，感覺敏銳之人，但其性格反被變態的及狂放的心靈所支配。故其童年，雖活潑可愛，然往往感着精神上的恐怖。定盦小時，每聞斜日中餳簫之聲，則心神為癡，其母立以棉被覆之，依偎之，但夜夢猶呻吟投入母懷也。及其壯盛，此病猶未止。定盦小時教育，得力於家庭為多。其母固才女，口授定盦吳梅村詩。其父亦浙中有名學者，家學淵源，有所憑藉。定盦十一歲始從宋先生（璠）游，非親炙者。十二歲從外王父段玉裁先生問學，得力尤多，其於小學一道，可謂入室。嘗有詩云：「張杜西京

說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譁。」（己亥雜詩之一）蓋定盦實能傳玉裁之學，非自誇也。「夫解經莫如字，解字莫如經，」以小學治經，其經學可信。高郵王引之嘗云：「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定盦文集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定庵之期向，亦在於此。段玉裁亦亟稱之。段玉裁經韵樓文集懷人館詞選序有云：「仁和龔自珍者，余女之子也，嘉慶壬申（嘉慶七年西紀一八〇二）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於吳中，年纔弱冠。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夥，間有始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少年卽爲長老傾倒如此，其根柢固自不凡矣。然定盦之敬仰其外祖父，非徒慕其學，且欽其品，蓋段公最孝，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可謂內行完備。定盦人格受其影響最深，定盦一生，最篤於倫理，集中憶親感舊之作，隨處可見，雖其爲血性中人，家風淳樸，然亦當與其所學有關。定盦亦曰：「小學者弟子之學，學之以侍其父兄師保之側，以侍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創，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

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覈則剿，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忠，病其迂與瑣則不成。其爲人也，淳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而已。』（抱小）定盦才大心細，內行完備，其深造有得於小學必矣。

定盦二十八歲，始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爲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及春秋決事比，多本其師之說。自序云：『自珍既治春秋，鰓理縟隙，凡書弑、書篡、書叛、書專命、書潛、書滅人國、火攻詐戰、書伐人喪、短喪、喪娶、喪圖婚、書忘讎、書游觀傷財、書罕、書亟、書變始之類。文直義簡，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論，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月日時，區名字氏，純用公羊氏，求事實，閒采左氏，求雜論斷，閒采穀梁氏，下采漢師，總得一百二十事，獨喜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其書爲後世言公羊春秋者所樂道焉。

定盦平生師友以常州派爲最多，作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恆）云：

『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聽我擲筆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

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始見臧（在東、）顧（子逃）來冥冥。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季逑。最後乃識掌故趙（味辛，）獻以十詩趙舉酬。三君折節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游。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窔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勿數耆耋數平輩，蔓及洪（孟慈、）管（孝逸、）莊（卿山、）張（翰風、）周（伯恬。）其餘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方立）先郎邱。所恨不識李夫子（申耆，）南望夜夜穿雙眸。曾因陸子（祁生）屢通訊，神交何異雙綢繆。……」

吾人讀此，可見其師友之一斑，至其詳情，余別有定盦學侶考載之。其對於先輩，執禮甚恭。少年之時，飛揚跋扈，中年亦自悔其輕薄。其交友常披肝膽相示，其一生得力於朋友爲多，故其游蹤所至，到處逢迎，半生飄零，不虞困厄。嘗有詩云：『黃金脫手贈椎埋，屠狗無悰百計乖，僥倖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己亥雜詩之一）亦仗義疎財之好報也。定盦本是一善於花錢的人。『結客五陵英少，脫手黃金一笑。』又『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則與杜陵之廣廈萬

間何異。袁枚之詩云：『英雄第一開心事，撒手千金報德時。』可知從來英雄奇士，斷無不以朋友為性命，金錢如糞土者。

定盦性既任俠，自命不凡，懷抱利器鬱鬱不伸。自稱是『終賈華年氣不平。』自贊是『何敢自矜醫國手。』自嘆是『書生挾策或可用。』自傷是『祇今絕學眞成絕。』定盦是素嫻武略之人，自稱是『我亦陰符滿腹中。』他言裴駰史記集解之誤，為孤虛圖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一卷，所謂：『軒后孤虛縱莫尋，漢官戊己兩言深。著書不為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是也。他又留心於西北邊務，為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兩篇，目光如炬，可以實行，非鄭樵、陳同甫之流可比，但當軸不能從，而定盦遂有文章誤我之嘆矣。定盦雖是熱中，但亦不失為志士，常欲奮志功名，為一代開生面，自謂：『少壯心力殫，匪但求榮仕，有高千載心，為本朝瑰瑋。』其自待已不淺。或以為定盦露才揚已，無病呻吟，不知此正定盦之關心世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他為一詩，以訴其志。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隣，一髮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夸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宗周若蠢蠢，嫠緯燒為塵。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憶西秦，貴官勿

三思，以我為杞人。」（雜感）

定盦抱瑰奇瑋麗之才，有攬轡澄清之志，於是國勢阽危，民生耗敗，外交棘手，人村空疎，故留心經濟，以應時艱，但當時朝野，皆懵於事機，偷安自大，對於積極建設與改革，憚煩不為，無復與有同情者。程秉釗詩云：「一蟲獨警誰同覺，萬馬無聲病發難。」實足為定盦惜也。

定盦以書學六朝，不知館閣體為何物，既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人翰林，考軍機處不人直，考差未嘗乘軺車，供職祠曹，潦倒卑官。其有詩云：「促柱危弦大覺孤，琴邊倦眼眄平蕪，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鋤。」亦自悼也。定盦於是心灰意冷，收拾狂名。從來豪傑下場，非逃於醇酒婦人，即皈依佛教，或躬耕隴上，而定盦皆有此想。「栽花鄭重看花約，此是劉郎遲暮心。」「若使魯戈眞在手，斜陽祇乞照書城。」可見其有隱志矣。嘗欲購田六畝，為三徑之資，有老我鋤邊，避君匿笑之語。「隨身百軸字平安，身世無如屠狗寬。」居然欲隨漁樵以老。而在他方面，又未忘情於醇酒婦人也。「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蓋鎮物矯情，不失其英雄本色。讀者亦須憐其失志，有託而逃也。其詩又云：「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開涕淚，渡江祇怨別蛾眉。」道

學先生必以其偎薄爲不可救藥，不知此是一種反動，一種有激而爲之心理表現也。彼初從江沅先生學佛，深究華嚴，一意逃禪，力求擺脫。『幸掩却禪關，不聞時事，一任天涯陸沉朝與市。』某生謂其『所至通都大邑，雜賓滿戶，則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態。其客導之出遊，不爲花月冶遊，則訪僧耳。』知其選色談空，猶存結果。其後卒於丹陽，死事不明，相傳爲仇家毒斃，事涉曖昧，未可詳也。定盦一生，女友頗多，其中豔遇，實有一二。而青樓妓女，不少與之有齧臂盟者。定盦元配段宜人，爲段玉裁孫女，嫺習詩禮，二十年繼配何宜人。何宜人字去雲，山陰人，亦雅知書翰，性情亦與定盦相匹。其女友歸珮珊所稱『國士無雙，名姝絕世』者也。定盦對於才調縱橫之女性，不惜當筵倒拜。定盦之審美，以康健爲標準，尤反對纏足，允爲社會之改革家，與袁枚相伯仲也。

定盦一生不畜門弟子。治學則尊德性道學問，而於當時盛行之考訂，則慊其瑣屑，不復置道，以爲非通人所爲。溝通漢宋，不立門戶，是其長也。詩則宗仰吳（梅村、）陸（放翁，）詞則出入蘇（東坡、）辛（棄疾，）皆非其至也。

知人論世，來者難誣，即此短文，亦客觀之敍述耳。

二　龔定盦之革命思想

一

清季革命思想不能遺龔定盦（1792—1841）猶之言我國文字之起源不能不述結繩制度也。清末一般所謂維新人物如康有爲、譚嗣同、梁啓超等及南社諸君，大都瓣香龔氏，或間接受其影響者；雖取徑不同，而淵源有自，證據具在，良不可誣。張維屏謂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鑑，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殊屬定論。蓋能知夷夏之防限，社會之進化，非讀史不爲功，而定盦固濡染史學至深者也。其才調思想，迥不猶人，且當時中國尚閉關自守，風氣未開，明夷夏之防，即知復仇之義，覩專制之酷烈，即知革命之當倡。一通人而具有革命思想，殊不足怪，蓋其時革命之觀念，尚未如今者之複雜也。清代之革命思想，固導源於黃梨洲、呂留良，然中經君主之摧殘，幾無復燃

之希望，至宣統時代，始有人爲之表章，而龔定盦一出，而清朝已呈衰象，岌岌可危，彼亦巧於心計，雖有排滿之思想與文字，亦如帷燈匣劍，掩抑而已，初不授人以可乘之隙，故其一生未受政府之仇視，蓋深於應世而巧於謀己者耶！其革命文字不多，而寓意又至巧，然其思想淵淵，筆風甚峻，襲人於不覺。梁任公謂讀其文如受電，其魔力可知，宜傳革命之文字，最宜富於激剌性，龔氏當之，宜其風靡一時，而潛播其革命種子矣。吾敢爲一語，似非誇侈，中華民國革命之告成，龔氏亦頗具一臂之力。雖然，龔氏之行事，已不盡可考，革命行動，可謂絕無，而其寄於文字之革命思想，又微而難覩，蓋專制時代，言論絕對不能自由，欲免誅勠，而又欲作不平鳴者，惟有於言外見意而已。故其集中，初不見一反動文字也。後人或言過其實，謂龔倡極端排滿主義。有日人號是非問人者，著清季佚聞，謂龔嘗發怪論，云「以國授滿人，不若剖分之以贈西人爲快。」未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龔氏生時，清廷勢力猶未十分崩潰，民族運動，尚未發端，明哲保身，豈宜出此，然則尙論之士可不謹其所發也哉！龔氏余素所服膺，自問童時亦頗受其影響，今欲將其革命思想，抉出評述，俾知清代革命思想家，尚有卓卓如定盦者，爲吾人生色，侃侃而言，吾知必有笑其阿好而附會者矣。願垂教焉。

二

今請先言革命之眞義。普通以爲革命就是革故鼎新，凡打破舊環境，創造新環境，都爲革命。此種定義，嚴格而言，猶不免稍涉空泛，蓋新者未必佳，而舊者亦未必劣，以新易舊，未必盡合於理，故余以爲革命二字應爲：

『凡要推翻一種不良好不適合的學說、制度、或事物，而重新創造一種更良好更適合的學說、制度、或事物，就是革命。』

詳言之，革命是環境造成者，而不能改造環境，則不成爲革命。所以革命之起點，乃由舊環境之不眞美善，而革命之終點，則在造成一眞美善之環境耳。故必有革命，然後社會始得進步。但革命之思想亦非盡人而有。惟熱血青年，愛國志士，有清晣之頭腦，有澈底之主張，及正義之目的，始能當之，醉生夢死之流，鷄鳴狗盜之輩，談不到革命二字也。但使政治修明，社會安樂，而革命思想又不能容易發生也。使定盦生於康熙極盛時代，而又早年得志，位尊多金，世受旁恩，心滿意足，則方歌功頌德之不

暇，又何肯作不平之鳴，無奈龔氏一生，固未嘗得志，卑官潦倒，百事無成，大發牢騷，逞其才華，抨擊當世，特當時滿人之惡未貫盈，人心猶未大去，一時和者寥寥，卒未能有所表現，俟數十年後，其效始大顯。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知機，不如待時，非龔定盦之低能，蓋時勢限人耳。今試述產生其革命思想之原因。

(1)政治之不良——我國古代本嚴於夷夏之防，但所謂夷夏云者，乃文化程度上之區別，非種族之關係。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義前人已發揮盡致，茲不待論。蓋我國人民，於種族之間，本無歧視，圓顱方趾，均屬天生蒸民，我國人素有大同之思想，固不以排斥異族爲能也。五族共和，說本不謬。無奈滿人入關，不顧秩序，倒行逆施，殘民以逞，以不平等待我漢族，遂激起吾人對彼之反感，因專制之厲行，而政治益腐敗至不堪問，豺狼當道，民衆受屠，稍有思想者，目擊世變，豈能復忍，革命思想之產生，非無因也。當時官僚之腐敗，見諸龔氏之筆墨者，摘論如左：

(一)貪貨財——『今上都通顯之聚，未嘗道政事，談文藝也；外吏之宴游，未嘗各陳設施，談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贏不足若何，車馬敝而責券至，朋焉以爲憂，平居以貧故

失卿大夫體。』（明良論一）夫人非木石，不食亦知饑，不衣亦知寒，人情皆願娛樂其親，贍其家室，廩告無匊，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嗷嗷然請，到此境地，倘焉有國忘家，公忘私之官吏哉？貧無所出，勢必作弊，暮夜苞苴，視爲慣常，而欺詐民財，尤所擅出。清代官俸甚薄，而責以廉，其勢實矛盾，貧而無告，焉得不貪，貪念乘之，焉有餘閒以謀利國福民之事。清代官僚之腐敗，率由於此。

（二）無恥心——『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婾，望愈隆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益工。……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便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爲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眞畏敬哉。問以大臣應如是乎？則其可恥之言曰：「我輩祇能如是而已。」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務車馬給捷者不甚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爲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里，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爲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

焉者尠矣。」（明良論二）夫一國之官泰半皆無恥之輩，尙何以爲國。無恥之徒，旣工媚上，必能驕下，作威作福，魚肉百姓，所有主張，諂上之主張也，所有政策，害民之政策也。

（三）貴苟且——「今之士進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計之，以三十爲斷，翰林至榮之選也，然自庶吉士至尙書，大抵須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學士，而凡滿洲漢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極速亦三十年，賢智者終不得越，而遇不肖者則以馴而到。此今日用人論資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進身以至於爲宰輔，爲一品大臣，其齒髮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憊矣，雖有耆壽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進，然而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傫然終日不肯自請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盡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辦事者所以有年力不足之嘆也。城東諺曰：「新官忙碌石駮子，舊官快活石獅子。」蓋言乎資格未深之人，雖勤苦甚至，豈能冀甄拔，而具形相向，坐者數百年，莫如柱外石獅子，論資當最高也。如是而欲勇往者知勸，玩戀者知懲，中材絕僥倖之心，智勇甦束縛之怨，豈不難矣。至於建大猷，白大事，則宜乎更絕無人也。」

（明良論三）龔氏之言，確為事實。清朝有此制度，宜乎養成無數之鄉愿大臣，道光朝，苟且之風尤盛，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術，振鏞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又有門生改官御史者，必戒曰：「毋多言，毋恃豪氣。」由是臺諫承風，循默守位，浸成風俗，總之「大官不談掌故，小官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頹壞，非一日之積。」（定盦之語）「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頹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為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為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闢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臺諫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縶其手足，塗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譚嗣同語）夫犧牲多數人民之體魄靈魂，以供極少數人之利用，則獨夫殘賊之手段也。

清廷之腐敗情況，書不勝書，我亦不欲多言，讀者請自向史乘中尋之可矣。試問一有革命思想之人物，目覩政治之汚濁，民生之彫敝，能不熱血沸騰，而一思改革，且不平之事，相迫而來，衝決網羅，

解放民族，亦志士所不能或忘者也。

（2）社會之腐敗——清代社會，固一混濁而不平等之社會。四民之中，農工商皆能開天地自然之利，自養之外，有以養人，獨士嗷然開口待哺，故士者國民之蠹也。而士乃居然坐第一位，而視此三界爲下品，則科舉制度有以致其驕氣，自有科舉而士獨多，鄉曲小儒，斗方名士，未知菽麥之分即埋頭八股之學，僥倖博一衿，出而誇鄉黨，如是而領鄉薦，成貢士，入詞林，可以膺民社，作公卿矣。超俗之士，則治詩古文詞，此追秦漢，彼尙八家，歸方姚劉，蘇黃李杜，七子優孟，六家鼓吹，或則樹漢學之赤幟，作許鄭之走徒，深衣幾幅，明堂兩個，鐘鼎校銘，珪琮著考；或則高談理性，頌說程朱，百篇語錄，祕之枕中，半日靜坐，以爲功課。莫不褒衣大袖，掃地搖風，傲氣迫人，大言恐世，尙志之士，實罕其人。其有思想行爲出乎流俗者，亦將爲社會所排擠，視爲怪物，如龔定盦、湯海秋等倫是矣。自有科舉而中國鮮人才，社會多游手，人才之出於科舉者千不一二，而錮於科舉者半中國也。龔定盦亦曾受此厄矣。清制：凡貢士中禮部試，乃殿試，以楷法爲標準，三試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清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鄉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非翰林官以値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上運籌決

勝，無事則備顧問祖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之考試亦以楷法爲標準，京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選，則乘軺車銜天下之文章，考差亦以楷法爲銜。定盦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軺車，乃著爲干祿新書以諷世，始有廢科舉之議，其主張容後述之。彼對於當時制度之不滿意，此爲一端，可謂爲其一生革命思想之動機。他如鴉片之盛行，纏足之陋習，神權之迷信，定盦皆極力反對，因其思想之遺俗，人皆怪之，而彼對於衆人亦多所白眼，故人益不滿，彼自度不得於世，故敢爲玩世不恭之態度以抨擊專制，批評社會也。

（3）民生之困苦——「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飧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槩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饑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日月，奚暇問年歲。」（西域置行省議）讀者知之，此封建社會動搖之象徵矣。定盦又云：「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

貧者日瘠，富者日愈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平均篇）蕭伯訥(George Bernard Shaw)云：「人類之不平等，乃經濟上之不平等也。經濟上之不平等，革命之動機也。」

（4）國勢之陵夷——嘉慶道光時代，家國迭開邊釁，民窮財盡，岌岌不可終日，而英人已款關直入，交涉間時有衝突，而俄國又狡焉思啓，邊界之交涉亦日繁，而兵制腐敗，國防日疏，斷不能大張撻伐，揚我國威，誠有如定盦所云：「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蓋當時清廷已日就僵局，人民對於政府，不復信任，民族解放運動，已現端倪，滿人之無能，益爲漢人所輕視，朝廷功令，漸不通行，識者早知其命運之不久矣。龔定盦與人書云：「今有家於此，鄰人詐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墻，或放火以燒其離，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其門，奴僕鵠立，登其庭，子姪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姪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塞門而致敬，四方財貨麕至，門庭丹雘，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

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笞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面發赬而不得語，此家寧可支長久耶，開闢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脣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烟，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冑也，卽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尚且可恥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與人箋八）

清廷至此，已現分崩離析之象，而又無才將才相以輔弼之，且人才出於君權之世，亦不能自振拔，專制不除，不特無民權之存在，且犧牲人民以鞏固一己之地位，用盡種種方法以束縛人民思想，有清一代，文字獄凡六七起，其他概可想見。當其勢力未固，不能不求人助，則以手段聯絡人才，以爲爪牙，既得志而復拑制之，或誅鋤之，使其不得叛己。龔定盦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貌，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又曰：『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強，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古史鉤沉論一）定盦一言，揭穿千古專制君主之假面具。間嘗歷覽史乘，見無數古人爲人作功狗而卒死於無罪者。

如子肯、韓信、彭越之徒，其初效力奔走之時，未嘗不爲人所重視，君主前席下禮殷勤，然一俟專制已成，則剪除羽翼，免爲其後患，排除異己，固不待言。猜忌之心，本爲專制君主之個性。滿人入國之初，搜羅人才，摧蕩廉恥，其所以致之者，不遺餘力，及事勢一變，高枕無憂，則加誅竄，而又爲貳臣傳以辱之，是何異逼弱盤而汚之，而又責其失節也。專制君主之手段誠毒矣。總而言之，則以術愚天下，以一人之勢力，括盡天下之勢力，以一人之聰明，括盡天下之聰明。龔定盦又曰：

『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意義論者也。身心閑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德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旣棊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

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綿歌泣於牀笫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豔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君國臧否政治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一，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僇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京師樂籍說）定盦此文，祇明謂唐宋明而不稱元者，因元代乃蒙古，是外族也。今清亦外族也，故不提及元代，卽不敢明斥清人也。吾然後知專制君主麻醉天下人之體魄，科舉之外，尙有所謂樂籍者在，八股雖爲利祿之途，然有識之士所不屑道，獨女色迷人，其害無形，世之所謂風流名士，失路英雄者，一入圈套，意氣消磨，不患其復有革命思想也。故京師及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豈無故哉？洪楊亂後，曾國藩等盛獎勾欄，秦淮河上，徹旦笙歌，或以爲風流韻事，點綴承平，詎知其別有副作用者耶。

清朝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禁制天下之眞才。「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聲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權不告於君，

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僇之，十年而僇之，百年而僇之。才者自度將見僇，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嚮之倫慝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乙丙之際著議第九）龔氏蓋預知專制之不可長恃，沿而不革，將召亂矣。果然，不久而太平天國遂崛起於南，延蔓七省，費時五年，僅乃平之，而清廷之敗象，已不可收拾矣。雖然，此實爲革命起源之總因也。

三

革命之產生，無不是基於社會全體之要求，如果社會基礎穩固，文化開明，即使政治偶然傾斜，常可以不經過革命的手段，就能立刻匡正，一定到社會全體腐壞變亂，然後四方八面一齊逼來，要求產生一次革命。所以革命之爆發，一定爲破壞舊組織，而反對舊文化者，換言之，革命的歸結，一定要建設新組織，創造新文化。清代社會之腐朽，前已言之，經濟凋落，組織紊亂，教育頹廢，倫理和人生

觀之倒塌，無論任何方面皆要積極改革者。而龔定盦乃當時革命的文化運動之第一員猛將也。何以言之，將於其已成及未成之功績見之。玆摘述如下，以諗國人。

（一）廢科舉——滿人承唐宋以來駕馭英雄之舊術，厲行科舉之劣制，蓋其目的本在斷送天下人才，無異鑿一大坑，驅通國之士悉實其中，俾無一得自振拔，此坑愈深，則人才之埋沒者益衆，其計誠毒。苟其志在祿位以求榮達者，無不仰鼻息於科舉，俯首帖耳，入於時文之樊，時文之功拙，舉生之命運繫焉，其有卓越眼光之人，雖知時文之鄙，然爲功令所繫，不得不死下功夫，以求上進，既得進身，然後棄之耳。其中才以下，則生葬於時文窟中矣。時文之爲物，又不能眞爲聖賢立言，徒以格於文律，不得已，乃強取古人之糟粕，排比而敷衍之，免強塗附，以爭一日之短長，利試官之肉眼而已。時文之弊，通達之士，類能言之，以其功令，多不敢誹，賢如袁枚，亦惟有勸人暫時盡力時文，登科之後，乃棄之。故時文一事，亦中材之人所不能免者也。定盦少時嘗致力於時文甚深，後悟其非，乃焚其功令文二千篇，後以成進士而不得入翰林，又屢厭於考差，益明白時文之不應存在，思以諷書射策代之。其議云云：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達於言，彊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種種，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儗顚倒，如醉如夢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爲何等言。今之父兄，必使髫丱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說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知說經，是爲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強之爲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錮者，天下之父兄爲之。父兄咎。功令，宜變功令。變之如何？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策本朝事，中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毋曼不定唱嘆蔓衍，以避正的，宜酌定每條毋逾若干言以爲式，其不能對，則莊書未聞二字以爲式。如是則功令不緐，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不僞。至於說經，則老年教學之先生爲之，成人有德者爲之，髫丱姑毋庸。私家著述，藏名山者爲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之言，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嘆蔓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述思古子議）

又其與某大臣箋云：

「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眞才，」——（擬釐正五事）

時文之害心術而壞義理，誠有如定盦所云，易之以射策，滋爲便矣。有此一文，而後人千百排斥八股之文盡廢，卽如維新時代如吳汝綸、嚴復、康有爲、梁啓超、胡翼南（胡翼南字禮垣，著有新政眞詮、勸學篇書後、梨園娛老集等書，才識之卓越，議論之開通，爲張之洞、康有爲深畏，而姓氏幾淪於當世學子之口，亦一不平事也。）諸君，時代較後，且受西學之洗禮，究亦無以勝之。其後廢八股而易以策論，疑亦受龔氏之暗示也。奈當時龔氏人微言輕，而清帝亦別具用心，故時文得不廢。手無權柄，奈八股何！吾料龔氏亦必引爲一生之恨也。

（二）禁鴉片——鴉片之害人盡皆知，無待余之贅述。其傳入我國，當在元明之世（余別有攷）至清而爲害尤烈，道光時間，林則徐奏禁之，廣東一炬，大快人心，中外震驚，本有根除之勢，乃當時落鎮，全不知兵，鴉片之戰，竟成奇恥大辱。林公偉績，一旦付之東流，殊可痛恨。不知林公禁烟之行，

定盦實有貢議。其關於禁鴉片之語有云：『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繯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者宜刎脰誅。以決定義，更無疑義。』（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又旁及防守之法甚詳。林公覆書大體贊成，且謂：『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林公後在廣州厲行禁烟，有斬梟絞流等刑，大概從定盦之議也。定盦又有詩云：

『津梁條約遍南東，誰遣藏春深塢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櫥護阿芙蓉。』

『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熒，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則當時軍政界之染黑籍之多，概可想見，而定盦對於鴉片之仇視，竟不憚煩而筆誅口伐也。

（三）戒纏足——重男輕女之風，早爲吾國之汚點，而清代尤甚，女子受病之烈，莫如纏足一事，慘無人道，騰笑萬邦，積習成風，牢不可破。清人如李子松、袁枚之流，未嘗不知其非，發爲言論，以醒當世，但其本身亦未能免俗，殊不足以正己正人也。惟定盦爲人素來平等，『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營娼宵妓，略迹相見，早無貧富階級之觀念。故其於纏足一事，大加反對，嘗有詩諷云：『姬姜古

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蹋銳屣，侯王京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纖厥趾。」（偶感）又云：「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腳其仙乎！」則非但託之空言，抑且見諸行事矣。然社會猶未大悟者，則腐敗份子之阻力。大勢所趨，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奏效也。八十年後，張之洞等始有禁纏足會之設，何其晚也！天足運動雖近五十年間事，然百年前已有發其端者，龔定盦其一員猛將也。解放女性提倡男女平等，定盦實有可稱。吾願金閨諸彥，買絲繡之。

（四）除苛禮——拜跪之禮，我國自古有之。其實此種禮節，最無意識。蓋同為人類，一則昂首天外，一則泥首地下，揆之三教原理，未合平等矣。謂拜跪以表敬意乎？則受者大模大樣，居之不疑，而行者屈七尺之躬，以頭搶地，未必樂為，心既不平，禮將何託？謂以別親疏乎？心所不樂而強之，身所不便而縛之，縛則升降拜跪之文繁，強則至誠惻怛之意汩，親反因此而疏，疏反冒此而親，日縻其有用之精力，寶貴之光陰，以從此無謂之虛禮，卽賢者亦豈不知其可笑，特習俗相尚，惟有從之而已。或以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固應爾爾。此又為三綱之說所惑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愚民之術，莫若繁其名以為尙焉。君臣之名，主客之關係耳。人多知之。「至於父子

之名，則眞以爲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命者，泥於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也。子爲天之子，父亦爲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統之，人亦非天所得而凌壓也，平等也。莊曰：「相忘爲上，孝爲次焉。」相忘則平等矣。詹詹小儒，烏足以語此哉！雖然，又非謂相忘者，遂有不孝也。法尙當舍，何況非法，孝且不可，何況非孝哉！（譚嗣同仁學）又大同之治，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且無，何有於君臣，舉凡獨夫民賊所爲一切拑制縛束之名，不得而加諸，更何有於拜跪形式哉？

淸制，伯叔父若從祖父，雖朝夕燕見，不能無拜跪，朝廷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朝見長跪，夕見長跪，奴態可掬，氣餒喪盡，一有失儀，而譴責立至。定盦深以爲無謂，乃冒萬不韙而譏之。撰四等十儀，以寄其諷。

「凡生民四體之盤鑾高卑遲遫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曰坐，二曰立，三曰跪，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凡常朝之儀又有三。

一曰主坐臣亦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主坐臣立。

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二曰主立臣亦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大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臣立。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立臣拜。
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立。
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二曰主坐臣坐。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裔官，纂而志之云。

（附註：所有例證，繁不備載。）

定盦劫於尊制之威而未敢大聲疾呼以排斥之，然其於朝上通行之三跪九叩之禮，期期以爲不可矣。讀者切勿以拜跪爲小事，須知叩頭問題，在外交上釀出無數之紛爭，大失國際之好感。歐洲使臣，欣欣然而來者，無不悻悻然去之，亦由我國斷斷計較三跪九叩之禮也。拜跪之禮，西人惟施於上帝，此外概不適用。惟我國舊家庭內，尚有行之，蓋已浸漬於人心，而不可猝革矣。惟定盦於百年前悍然起改革之想，不可謂非民衆之領導也矣。

（五）破迷信——吾國已開化數千年，而社會迷信之離奇，如崇拜青蛙、家蛇、門神、灶司之類，有不可究詰者，殆由於一般人民智識之薄弱，缺於理解。然吾國士大夫仍有迷信神權者，誠可怪詫。曾國藩爲一代通人，而信擇日占卦風水之類，殊爲賢者之玷。惟定盦對於此種弱點，頗能消除，其於陰陽術數尤所痛斥，著非五行傳以衍其言。滿人入關，本無文化，其迷信神怪至不足論。故所立之紀典，常有怪誕至不可究詰者，社會從風，遂成積習，至今我國各地，尚有淫祠，則前清之遺毒，爲不可諱

矣。前清科舉時代，舊家庭多奉文昌帝君及魁星張星之類，家有其像，供奉維謹，迄無人言其非者，惟定盦爲此慨然，乃提議廢之。

「今法，自京師及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爲立祠。祠之之徒曰「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祀第四第五星。吾曹仿周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祿而已，言甚鄙，不可以爲訓。又曰：「帝君卽張星。」又曰：「梓橦神，姓張名亞子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爲二十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梓橦張亞子，見於小說家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不足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說屢變屢遁，而卒不相合。要之，三言皆不中律令。帝君之稱，出於符醮青詞家，益悖律令，宜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姗笑，宜罷之。」（祀典雜議五首之一）

此事至微細至不足道，不足爲定盦重，然舉世不覺其非，獨彼能廓除之，謂非時代之先驅者不可也。

四

定盦之革命思想已略如上述。在吾人今日視之，亦平實無奇，人人能道者，不知定盦此舉，當世已詫為駭人聽聞，掩耳疾走，即在清末維新時代，人亦以為新奇可喜之論，為之延譽，不如今日之泛泛也。昔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揚帆回國，當道讌之。席上有嫉其功者，謂『君之此舉，其誰不能？不見今日往美洲船數之多乎？』哥倫布不語。適席間有鷄蛋一盤，隨手取其一，而倡言曰：『誰能使其直立？』一衆謝不能。哥倫布乃敲破其一端，竪於案上。衆譁然曰：『君欺我，苟如此，我亦能之。』哥倫布曰：『君何不早言此法，今已讓我捷足先得，諸君惟有繼吾之後耳。』衆乃服。今余舉此佚事，無非欲表揚先覺之功耳。定盦往矣，其覺世之功，似不可沒，使定盦生遲二十年，則必為太平天國之功臣，或一百年亦必為民國革命之猛士，且定盦已早見清廷之宜改革，苟不改革，人將革之，而勸其豫早改革矣。其言云：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

以謝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莫然不一姓也，天何不樂一姓耶？鬼何不享一姓耶？奮之，奮之，則將敗而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非爲黃帝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不知義雖佳，奈清廷之不聽從何。或又以定盦竟不爲漢族謀獨立，而斤斤爲一姓謀利益，不可爲訓。定盦當日之時勢，固不容其倡民族革命，打倒帝制，彼又不忍漢族之受摧殘，故勸清廷之維新改革，以利人民，亦爲漢族計耳。譬如生當康熙、乾隆時代，不能不受籍爲清朝民也。或又以定盦文集中甚尠具體之革命激烈文字，謂爲不激底性。以吾觀之，此正定盦文字之乖巧處。吾人讀之，猶專制之淫威，煽人心目，而毅然起革命之思，爲不可及也。忽忽提筆，逞臆直書，不能多所參考，發揮盡致，愧無以對吾定盦也。

三　龔定盦之掌故學

——清代之內閣與禮部——

引言

宋明兩朝，政尚寬大，稗官扎記，層見疊出，操觚之士，所取擬焉。清以異族，入主華夏，恣其猜忌，百端拑制，文字之獄，接武於朝，環首駢誅，流離死竄者，不知其幾何人也。故士稍謹愼者，輒不敢褒貶時事，自取罪累。士大夫妄議朝政，尤爲大逆不道。觀乎杭大宗之事可知。『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定盦文集杭大宗逸事狀）定盦嘗見大宗此疏，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覆說之，而猶蒙禍如此，則何怪時人之噤若寒蟬者。故終清之世，不獨譏刺朝廷之語絕

無所聞，即掇拾掌故，導揚盛美之書，如熙朝新語、石渠賸記之類，亦不多見，其稍抒議論，有稗故實者，惟嘯亭雜錄、庸盦筆記而已。大抵清帝之爲此，苦心妙術，以措制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故定盦云：「大抵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之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尙之，頗猶粗悍，或披扶疎。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定盦文集與人箋）則是明末清初，人臣猶有氣節，中葉已後，而士之知恥者寡矣。故今欲考前清之掌故，舍官書外，幾無藉手，而官書又多不可信，則惟有求之清人文集之際耳。定盦文集，卷帙雖少，而頗有清朝掌故，可資史料者。定盦一生，頗以掌故自豪，其先祖官禮部，其父又官禮部，及其身三世矣，諸老前輩，往往以舊事詢之，蓋自髫丱以來，即聞掌故，「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其父嘗以任之。嘗自豪云：「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脫腕萬言存，他年金鐀如蒐采，來叩空山夜雨門。」（己亥雜詩）其自待已不淺。掌故之學，實史氏之旁支，語其大者，則可以經世，汪家禧云：「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褒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易，而致用則非也。」（經

世文編，與陳扶雅書。）王元文亦曰：『夫士習之弊甚矣，其可爲悼歎者，今亦不欲盡言，就其中馴謹自好之流，不過俯首帖括，揣摩機調，而號爲古學者，掇拾館閣之唾餘，效漁洋他山之聲口，而彷彿其一二，已自有名於衆，其於天人性命之微，興亡理亂之原，制度典章之要，復以爲不切於時用，而迂之，而棄之，夫迂之棄之誠是也。及乎居官蒞政，而行事無本，不足持以爲重，至其甚而可爲悼歎者，又有不欲盡言者耳。（上陸朗甫書）故欲求有本之學，應世之方，則非讀史書，而習掌故不可。語其細者，則有功藝林，並可爲轉移風氣之助。定盦所謂：『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偬指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悱。』（江左小辨序）言下如聞嘆賞之音。定盦至老，猶以文獻自任，掌故之學，亦可備其抱負之一格。今之所錄，特小試其端而已。

一　內閣述

定盦嘗一度爲內閣中書，自謂『仕內閣，糜七品之俸，於今五年。』『其平日所見所聞，皆關實際，其間風氣變遷，制度沿革，宜無不爛熟於胸中矣。今請言淸代之內閣。

按內閣之名，始於明季。以其人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故名內閣。洪武十五年，國家能置丞相，以國務分歸六部管理，內閣閣員，祇備顧問，其職務幾與今之祕書廳之職務相似。嘉靖以後，其權位始駕凌於六部之上。其閣員皆大學士當之。其職責乃掌替可否，奉承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致其詳情，有明史職官志可考也。

清代多沿明制，內閣制度，率由舊章，機務出納，悉關內閣。清代內閣設大學士滿漢各二人，正一品，『均由特簡贊理機務，表率百僚。』（歷代職官表卷二）凡『內外諸司題疏到閣票擬進呈。』（皇朝通考職官考）補授後，再由君主命兼殿閣及六部尙書銜。殿閣名有六——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體仁閣、文淵閣、東閣（舊制殿名四，閣名二，乾隆十三年省中和殿銜，增入體仁閣銜，爲殿閣名各三。）再設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俱從尙書銜，爲從一品，與大學士同釐閣務。此外尙有侍讀多人，國初漢侍讀本三人，至嘉慶時，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因滿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

清代內閣雖成於康熙時代，但諭旨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唐翰

林學士掌內制也。至雍正年間，始別立軍機處，雖由內閣分支，然大有青出於藍之概。龔定盦云：

「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內閣大臣，羣事關內閣，課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定盦文集徐尚書代言集序）

按南書房舊在乾清宮南廊下之西，最爲重要之地，或代擬諭旨，或咨詢庶政，或訪問民隱，或講求學業。南書房中人，多翰林官，其禮數非他臣所敢望，賜賚與王公軍機大臣同。故定盦謂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等也。

蔡鎮藩亦云：

「國初內三院皆設大學士，康熙時改爲內閣，分其職而設翰林院，雍正時又分其職而設軍機處。內閣、翰林院、軍機處，即初時之國史院、宏文院、祕書院也。惟軍機處因西北軍務而設，未遑定官，迄今百數十年，贊理萬機，政事無所不統，並非專辦軍務。」（請審定官職疏）

先是雍正七年，青海軍事興，用兵西北兩道，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多慮漏洩事機，而議政諸王大臣，半皆貴胄世爵，不諳世務，故特立軍機大臣，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閣臣及六部卿貳，熟諳政

體者，兼攝其事，並揀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爲僚屬，名曰軍機章京，其陞擢仍視本秩，其行走班次，亦皆視其本秩。王昶云：「其大臣惟尙書侍郎被寵眷尤異者始得入，然必重於宰輔。其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間有以貲以蔭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軍機處題名記）其資格頗不易也。軍機大臣初無定員，視事繁簡。軍機章京則由中書部曹考取，分滿漢員。軍機京章由部曹充任，於理不順，且不合故事，定盦在內閣日，乃大疵謷之。

「雍正壬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二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即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考何人始，至於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考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傅文忠兩公，實剏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逕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佔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顧謂

董中堂曰：「此處保送，內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據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眞職是故也。」（定盦文集上大學士書）

定盦此議，頗能名實兼顧。迹其意見，謂姑且依雍正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其法頗善。

清初內閣翰林院及軍機處，雖同爲君主之祕書廳，然其職務，則截然有別。王昶云：

「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榷稅使，謂之敕，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郊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册，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爲至要。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補，暨曉諭中外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罪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於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或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書所奏事，經

軍機大臣定議取旨，密封遞送亦如之。」（軍機處題名記）

但至壬子以後，內閣之大權，遂旁落於軍機。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又下軍機處審定，故所任獨重。

軍機處權勢澎漲日加，而內閣亦不失爲至貴至近之臣。程晉芳云：

『方乾隆之初，歲批奏二千餘道，迄今三十餘年，四方章奏之事，輒以摺代本，達之軍機，直由內閣者少矣。」而一歲之中，部本幾六千餘道，三倍於初年。……於是侍讀之外，增設協辦數員，佐理繁賾，漸增至五六員之多，凌晨而趨，日昃而返，一字一句，敬愼詳核。雖定式之宜遵，貴因時而達變。旁觀者謂密勿重務，咸在軍機，內閣秉成例而行，如郵傳耳。烏知國家大政，內自九卿以下，外而督撫游臬，凡諸兵農禮樂刑賞之事，皆於是而出納焉，可不謂至重歟？」（章奏批答舉要序）

龔定盦亦曰：

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壬子後，軍機爲諭立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寰中上諭，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者乎？寰中奏牘，有不曰內閣抄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

處？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於題，諭多於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定盦文集上大學士書）

本來內閣與軍機處之地位，在清初爲並立，其職務又往往相通，內閣人員，亦無特異於軍機處者，不過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皆爲親臣重臣，口含天憲，有以自豪耳。

內閣之職權　內閣之職掌，乃起草詔令，奉承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諸項。茲爲淸楚起見，分別述之如左：

（一）起草詔令　定盦謂內閣爲旨之政府，票擬綸音，是其專責。「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榷稅使，謂之敕，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又「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定盦上大學士書）但所擬旨，須先由君主裁可，然後發。

（二）票擬批答　凡內外諸司之題奏到閣，內閣檢閱題奏之內容及方式，付以意見，用小票

璽書貼各疏面以進。此種辦法，今日各機關尙多採用。批答本宰相事，自有內閣，歸內閣人員負責辦理，宰相署押而已。

（三）收發本章　「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於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故「內閣自有大學士一人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呈。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定盦與大學士書）內閣看本後，先擬辦法，進呈君主，君主裁奪後，交還內閣發送下去。按清代本章有題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解請者，謂之奏本，體例各不同也。（廣陽雜記）

（四）保管圖書寶物　內閣大庫，藏歷代册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簽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宜。又清代御寶，藏於交泰殿者二十五，藏於盛京者十，數千年之珍寶，乃至祖宗之傳授玉璽，皆在於此。並皆由內閣所掌。

（五）撰擬徽號謚號　「凡上徽號，進册寶册印，俱由內閣擬撰文篆，至皇子皇孫及王公公

主名號，俱承旨擬奏。』

（六）纂修官書　『凡纂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監修總裁官。』龔定盦亦云：『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尚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再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保寧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與大學士書）

軍機處之職務　軍機處爲樞密重地，非親臣重臣，不得攝職，因君主之親信，而其權獨大，其初祇爲軍務而設，後則軍國大事無所不理。其職權可略分如下：

（一）備人主之諮詢　軍機爲君主之最高顧問機關，不論君主在京或在外巡幸，皆令軍機大臣隨行，隨時召見。趙翼軍機處述云：『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盡也。時同值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可知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矣。

（二）商議軍國大計　軍機處之剏立，本爲處理軍務以見，繼而國家大政，亦往往歸軍機處

議決，再由君主裁可，如審理大獄，黜陟百官等皆屬之。

（三）起草上諭與審核章奏　「軍機撰述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兵，軍報至輒遞入，所述旨亦隨撰進。」（趙翼軍機處述）軍機時在左右，撰述尤能神速，其得權固寵也宜哉！又凡內閣及翰林院所擬之文，軍機處有審核之權。然須奉旨敕議乃可。又凡外臣章奏，軍機處必錄副以藏之。

總之軍機處乃全國最高之行政機關。內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大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於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論其威權，祇在君主一人之下耳。述內閣竟。

二　述禮部

禮部官廨，在大清門附近。其風氣在京曹中最為雅正。定盦曰：「風氣小者，視時遷移，或視乎其人，大端大禮，不卑不亢，百年來無以禮曹為口實者。」（禮部題名記）定盦先祖官禮部，定盦之父，又

官禮部，及其身三世矣，故其於禮部掌故亦知之最詳。禮部實缺官，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滿漢分任，又有堂主事七八九品筆帖式惟滿有之，小京官惟漢有之，此皆額設之員也。然部中辦事之員初不止此，蓋部分四司，祠祭司，主客司，儀制司，精膳司，司有掌印，有主稿，有幫主稿之類。「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系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定盦文集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但日久玩生，各部往往有逾期失修者矣。而禮部尤甚。「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為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賾數倍，三司亦有應行纂入者，署中因循，憚於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故定盦在禮曹日，為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時，嘗一度上書，論重修禮部則例，認為當務之急，其言云：「禮曹為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為重，今各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為允洽。又睾祚（定盦）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尚接，尚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考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此可謂能知先務者矣。

禮部中司員，有主稿，有掌印，有筆帖式，筆帖式之分，曰委署之事，曰掌稿，曰繙摺，曰牌子，所以供筆扎司收掌任奔走，而實則學習部務以備司員之選，分胥吏之權也。龔定盦論之曰：「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蹌奔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至於本部赴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跡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呈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況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於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蹌奔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權，朴實任事之人，且司員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偸有辭之嬾，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第八日（直日八日一周）遣筆帖式二員彙捧至宮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

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夫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定盦文集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觀定盦所言，雖爲禮曹而發，其實亦對我國歷來之官僚政治而發。我國政治之腐敗，其故非一，然不講行政效率，亦其重大之一端也。官吏爲保持地位計，故以趨蹌奔走爲才矣。即就定盦時代之禮部而論，則組織紊亂，毫無法揆，說稿一事，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可知彼輩第有媚上之心，毫無奉公之實。且奔競之人多，其中必有傾軋之事，私人交惡，而公務必大受其不良影響，官吏對公家無負責之觀念，則事之敗壞，尚可言哉？官僚政治之下，最多植黨營私，禮部爲風氣之宗，未能澄清此弊。定盦謂：「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覺有對衆夸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眞能揭發此輩黑暗之內幕，此種醜態，惟在官場現形記見之，不圖定盦筆下，尤有燃犀也。舊日官僚行政，最乏法治之精神，苟且徇私，因以爲利，其弊不至於亡國不止。且善於逢迎取巧者，必不樂於辦事，正如定盦所云：「夫部中多一趨蹌奔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樸實任事之人。」一理也，亦情也。清代某大僚教人云：「後生從政，惟有多叩頭，少說話耳。」此

實爲一般腐敗官僚之護身符。夫多叩頭，則善於奉承，少說話，則毫無建白，爲一身計則樂矣，奉公如此，尙可問哉？國家歲耗巨俸，以養此徒哺啜之流，能不日淪窮境，以至於亡耶。定盦之言，蓋爲宦海中人而發也。積習已成，頹波難挽，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吾不禁爲定盦長嘆息也。

祠祭司在禮部關係綦重，但其間不分股辦公，故散漫無紀，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嘉慶間王引之侍郎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定盦有見及此，提議復王侍郎之舊，分股辦公，各有專責，亦促進行政效率之一法也。

禮部之有主客司，乃專理外交之事，如今日之外交部者焉。定盦述之曰：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卽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理藩院古典屬國官也。清初建置。初置蒙古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秩視六部，同漢院判一人，秩三品；滿蒙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後康熙中，漢員盡裁去，惟滿員獨存，司蒙古內外部落諸務。分司六：曰旗籍、前後司、錄勳、賓客、理刑，後改旗籍，後司曰柔遠，賓客曰王會，錄勳曰典屬。又特設徠遠，以司四部。此理藩院之大凡也。至於主客司則全爲外交而設，所以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綦重也。內設四譯館，有監督一人，司外賓適館授餐之事，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也，其印貯。禮部後庫。外夷在館，餼糧出入，例由館造册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道光時代，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以京堂自處，而主客司遂爲贅疣矣。

主客司理册封之事。『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册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衞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册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凡頒賞陳於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官二員，蒞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班，以國語督其拜跪。』（主客司述略）清代之待朝鮮、越南諸藩

賜也，態度甚倨。康有爲謂：「其待緬甸、安南諸貢使也，督撫坐於堂，環列羣官，貢使九拜而賜坐於席地焉。」然淸朝雖以天朝面目向人，但亦知用羈縻之手段，卽所謂懷柔之法也。於是册封頒賞之事，層出不窮，亦不顧人之樂受與否也。至外國如英吉利之來聘者，輒強稱之爲貢使，亦絕不計及他人之來意，其來通商因而有所請求者，稍備禮物，以爲先容及交歡地步，則我國命吏與以小旗，大書某國進貢，俾衆共睹，以爲盛事。康有爲謂：「甚至英法諸國之來交通也，未知其商人之僞稱貢表歟？抑眞自政府來歟？而上諭煌煌，黃綾之綸綍煌煌，皆曰諭該國王。又甚之外商之遞貢表者，不知其眞爲領事歟？抑爲外商之謬冒歟？其來粵也，閉粵城南門，令一千總，高坐於城門胡床上，令遞貢表者跪於城門前而戴表於首，綑而上之，然後開門賜謁。」則主客司之待外賓，其情形當彷彿似之。夫禮部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爲重，而主客司又爲禮部體面所寄，中外大體大計所關，日久弊生，尤須整頓，故定盦在禮部爲主客司主事日提議云：「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過於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矣。」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非謀識宏遠

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此議若行，吾料清末外交，必不若是之顢頇也。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而禮部之設，所以總其成者也。而禮臣者，規行矩步，率由舊章，斯無忝乎！自珍曰：「昔之日，仕祖家朝，手定大典細例，役心目焉。今日奉行之，不失尺寸，則無忝禮臣矣。」（禮部題名記敍）其聰明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考官書，能見檔案，能考檔案，能鈎稽補綴，能闔詞比事，大端大禮，守而勿失，則可爲首出之士也，惟自珍足以當之。自珍上大學士書謂：「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異同之事，有攷訂異同之事，則或胸以爲是，胸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此雖近今然的論也，非有眞知灼見，關懷國事者，豈能侃侃言之。即定盦亦自謂言人所不能言，用以自豪者也。其詩有云：「萬事源頭必正名，非同綜核漢公卿，時流不沮狂生議，側立東華佇佩聲。」遇建而白，必也正名，定盦有之矣。又云：

一千言只作卑之論，敢以虛懷測上公，若問漢朝諸配享，少牢乞祔叔孫通。」則其在禮部時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三千言，自擬於叔孫通者也。

餘論

吾人治清史者，除正史官書外，則淸人文集，尤為材藪矣。定盦文集，雖卷帙無多，而其中關於當代之政治經濟社會史料，頗為豐富，且往往有意外之收獲，如蒙古圖志諸敍、西域置省議數文，陳義雖高，皆可見諸行事。他如保甲正名、地丁正名、祀典雜議諸文，非特有稗掌故，抑且對於經濟建設，社會改革各端，有不可磨沒之價値。尙有名人佚事，社會情形，求之其中，殊滿人意。章實齋謂文集為一人之史。此特為恆人言之。讀書執筆論天下事如定盦者，㮣時務，定民生，其澤不止於十世，其學影響於羣流。求淸代掌故者，必於龔氏之門也。

四　詩人龔定盦

一　導言

杜甫嘗有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挨拔克提忒（Epictetus）亦有句云：「人生苦短，藝術無涯，機會如飛，實驗不定，而鑑別維艱。」(Life is short, art long, opportunity fleeting, experiment slippery, judgment difficult) 前者傷知己之難求；後者見批評之不易。故無判斷力者不能爲文藝批評家，而缺乏同情心者，尤不可爲文藝批評家也。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蓋由同情心之缺乏，而好勝之念有以乘之。古人立言所以爲公，未嘗私以爲己有。倘有此弊，近世尤不堪言矣。故昔人作文學史，往往不爲時人立傳，懼涉標榜或相輕之習也。吾人執筆論古人之藝術，蓋棺論定，恩怨兩忘，宜若可爲。然時移世變，古人之往事遺文，已不盡可考求，而彼等自居於作者之立場，與其文

學之背景，吾人祇能就其文章或其同輩之著述窺見一二，然究竟所得之觀念有合於古人否，則自問不能起古人於九原而證之。韓非子所謂堯舜不可復生，誰復定堯舜之眞也。故吾人解釋或批評前人之文藝，或褒或貶，未必盡能令古人心服，甚或未得時人之首肯，且文藝亦何常之有，甲以爲是乙乃非之，丙以爲是，丁又非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國詩人李杜並稱，重寫實則以杜爲大師，言浪漫則以李爲巨擘。沙士比亞固爲萬古不廢之英國詩人——世界詩人——歷世相推，泛無異說，而近世託爾斯泰、蕭伯訥等，則抨擊不遺餘力，幾乎不值一文，誰是誰非，姑勿具論。此種現象，遍於世界，率其偏愛之心，何所不至，在文藝鑑賞上實未可厚非，而在批評事業中則絕不通用。古今之批評家雖公道自持，然訴諸感情者多，純憑理智者少，或因其經驗學識之不足，不能甄賞文藝本身之美，故雖涉客觀之樊籬，猶存主觀之見解，惟批評家有深造之文學素養者，其見解大都不謬耳。袁枚所謂：「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恐不免大言欺世。故眞正之批評家，「感覺欲其敏，斷制欲其中，其爲之也變動不居，如水之流，詭異錯雜，如魚龍之化，而又有謹愼溫文之度以臨之。」（荷馬譯文論）又必身爲文學家，博覽宏通，備嘗甘苦，操之既熟，發而皆中。劉彥和所謂：「操千曲

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圓照之象，先務博觀。」（文心雕龍知音篇）故批評之事非可一蹴而就，故有天才之批評家，實爲天之所靳，比諸耶路撒冷聖墓長明燈油爲貴矣。

所貴乎批評家者，以其能負文學的鑑賞的義務，而明白解說所欲批評之作家及作品，分別文學作品之優劣，以省讀者之時間及心力，且表示作者以讀者之需要，爲作者及讀者之指導人。故批評家實爲愛好文學者之指南針，又爲文學史家之先導者，文學之進步，端賴批評家之推挽，大雅扶輪，中流砥柱，批評家之榮光也。我國批評事業最不發達，其終身以批評文藝爲事業，卓然成家者，尤不數數見，劉彥和之文心雕龍，鍾嶸之詩品，皆爲文學批評之書，然爲數亦僅，下如唐宋人之詩話，類多黨同伐異，碎義逃難，明清以降，卑無高論，卓絕一世之大批評家金聖嘆，猶不見容於社會，心折之者祇有劉獻廷一人，其他概可想見。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文壇大受歐風之撼，學者始知文藝批評之重要，有以之爲事業者，持此利器以整理國故，實爲文藝界之福音，今人成績，不難突過古人矣。

近有以唯物史觀以解釋文學，其中自多新奇可喜之論，未嘗不是一種新方法，但究其極亦止能解釋產生文學之背景及作家所受社會之影響，而對於該文學作品之美的價值，不免忽略，則美

猶有憾也。

余性嗜文學，中西名著，並覽兼收，祇求甄賞，無意成家。故每讀一名著，其優劣純以己之觀點詮定之，偶有臆見（賦性未敏，讀書無多，不敢言心得也）亦不敢告人，人叩之者，唯唯而已，懼人之癖好及觀點，未必與余者合；且鑑於批評事業之尊重，未敢猝爾從事，爲世所嗤。文藝批評之書，余覽者無多，心非所好，殊不欲於此再下功夫。讀者見余上述之語之淺陋，知余於此一科，終未有得。今余竟執筆爲似是而非之批評文章者，非敢藏拙，則必有故矣。

龔定盦之爲人，余所拜服，清儒中能令余俯首者，不過數人，而彼實其中之一，昔欲爲之效宣傳之務，使靑年學子皆有所矜式。近亦嘗撰成數篇關於龔定盦之文字，共之於世。自愧學識未充，不能表揚十一，倉猝成篇，咎尤有在。然龔氏之學，涉及多端，非二三小文所能盡闡，則復爲此篇以相發明。平日鑒批評事業之難，何敢再爲馮婦，悔其少作，卽在目前，但情有獨鍾，心煩技癢，則亦聊盡介紹說明之責，批評云乎哉！致深刻研究，正待通材，余非其倫，特好事耳。

歷來批評龔定盦文學之文，實所罕覯，有之，亦寥寥百數十言，（倘有巨著長篇，恕余寡聞孤陋）。

浮光掠影，附會穿鑿者居多，少許未必勝人多許也。余案頭書少，不能多所參考，祇就平日之感想，拉雜書之，自問尙不唐突古人也。『平生沈俊如儂，前賢倘作，有臂和誰把？』（定盦詞）定盦九原有知，必拈髯而笑，莫逆於心矣。

二　詩人之龔定盦

天才之發展有二種形式，一是直線形的發展，一是球形的發展。直線形的發展，則彼自具一特殊天才爲起點，精益求精，止於至善，如沙士比亞之於文學，弗洛德之於心理學是也；球形的發展，則其具有一切之天才，四方八面，肆應無端，遠者如王陽明之於理學、文學、政治、經濟、軍事，靡不擅長；近者如龔定盦之貫通文學、哲學、史學、地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諸類是也。定盦雖爲多方面之天才，而吾人卒以天才之文學家稱之者，則以其他諸科盡爲文學所掩，擇其所長而稱之也。例如文藝復興大師文西精於製炮，吾人祇稱其繪畫，王羲之善畫，而吾人祇稱其字學，歌德善醫，而吾人祇稱其文詞。今吾以文學天才稱定盦，亦卽此意。然定盦生時，豈料有人以文學傳之哉？彼嘗有句云：『縱使

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又謂：「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定盦詞句）蓋自問其他學術實勝詞華，但既欲暫逃於混沌塵世之外，不能不託庇於藝術之宮，而文藝之神，含笑相待，後雖皈依佛教，而結習終難忘也。

前人之稱定盦者，有謂其「好深湛之思者，」有贊其思想之淵淵入微者，亦有毀其好奇而失之詭者，並有因其詩文之不平凡而議其無行者，而狂生之名，遂加於定盦身上，其實此種變態之瘋狂，正為天才之特徵。世界不少著名才人，如盧梭、尼采、叔本華、約翰孫，本國之人何嘗不一度視為狂物。天才為上帝所吝之物，不能人人而有，苟有天才，自成偏癖，人不見慣，乃以為狂。故天才之詩人多被狂名，詩人豈真狂人哉？詩人心的發展（Mental development）與常人心的發展不同，而其應付環境之態度，亦與常人有異。人見其舉動離奇，以為神經錯亂，不知此種狂性者特鍾於詩人，希臘哲人柏拉圖所謂詩狂(Poetic madness)是也。此種風狂，乃藝術家受文藝女神激動後纔發生者，詩人例有狂名，試翻古今中西詩集，必不少狂之一字，即龔定盦亦謂：「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又云：「收拾狂名須趁早。」亦不自諱其狂，然則人何能狂？狂人在塵世，其心靈常有種種慾望，此種慾望，乃為

思想及行爲之動機，如在種種慾望中有數種得滿足，則吾人之行動亦止，而此種滿足又能使吾人舒服而愉快，換言之，卽使吾人不致發狂，而恒保其平健之態度。倘其如此，則無缺憾矣。但吾人之慾望，既不能滿足，則不快，而痛苦之情感隨之而起，遂發生情緒不寧之事(emotional disturbance)；不寧之情度愈高，激情之轉變愈速，此時不難達到發狂之地步。所謂詩狂，卽由未滿足的慾望所引起達於高度之不安情緒。吾人之慾望種類不一，有強有弱，有平淡者，有複雜者，或暫時者，長久者，不滿足之程度，亦有深淺強弱之分，故所引起不安的情緒，亦不能一致。司馬遷謂：『詩三百篇，大抵聖人發憤之所爲作也。』詩人何爲發憤？乃其本身發生種種慾望，種種缺憾，既不能償，卽借詩以爲發洩之具，或怨天尤人，或自怨自艾，或褒貶國政，或指導民衆。詩之表白，卽在減除詩人之瘋狂。人目爲狂，彼所不計。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金聖嘆謂：『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貫華堂與家伯長文昌）亦卽此意。屈原之行吟澤畔，他不得志致徘徊於澤畔，行吟以洩其愁鬱。慾望之不滿足，人皆有之，而詩人獨豐富者，則以詩人之心靈，較庸人爲活潑，平人之心靈發展於實現的世界，而詩人之心靈，則發展於實現的世界及精

神的世界，故詩人多人於沈思之府，存身於自身所想像的世界。詩人好沈思，與哲學家無異。惟其多幻想，是以多煩憂。此情此景，惟定盦能領會之，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其自白云：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嫮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沖，孕愁無竭，投閒簉乏，沈沈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聲帨；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嬰而無疢。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寫神思銘。）

此種神思即心靈作用。心靈之幻動(Visionary action of mind)乃生變態。『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此種情況，不可告人，有時亦難自喻。然天才之詩人，始得有之，下愚者安得其此。

詩人常稱為大夢想家。不論在白晝或夜間，詩人皆能做夢。白晝的夢幻，不過是當昏迷時的心境退後一種迴憶。蘭姆(Charles Lamb)說：『真詩人能在清醒時做夢。』又說：『夢常在半閉的眼前盪漾。』由是「幻覺」就應用於詩人身上。可知詩人知道他的幻覺，亦是當其經過狂樂或突

醉之後所能記憶之一些，記述其幻覺與吾人說夢一般，故吾人視幻覺與夢爲相似之物。古今中外大詩家如李白、但丁歌德、陶潛，皆能說夢，其作品中充滿幻覺。可見詩人與夢同爲想像運用之出產品(Products of the some imaginative operation)，亞南坡(Alan Poe)嘗謂做夢乃其一生事業。而龔定盦亦善於做夢之一詩人也。

『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以諉江沅。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沉沉而來襲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年。見童年侍母側，見母，見一燈熒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嫗，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朗朗乎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鞫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燈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宥情)

此段可與定盦之寫神思銘參看，天下惟詩人及情人方能具此似夢非夢，言愁欲愁之景象及

幻覺。據上所述，不論其爲眞夢，抑假夢，或幻覺，都可稱爲文學中之材料，可知夢想常足入於眞夢。而眞夢又能估清醒的生活，故夢與清醒的幻覺，同爲心靈上之產品，不論在睡眠時或清醒時都能發生者。定盦詩多有夢中作，即此理耳。

「不似懷人不似禪，夢回清淚一潸然。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午夢初覺悵然詩成）

「不是斯文擲筆驕，牽連姓氏本寥寥。夕陽忽下中原去，笑詠風花殿六朝。」（夢中作）

「湖西一曲墜明璫，獵獵紗裙荷葉香。花貌風鬟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夢中述願作）

「宵梅只作野梅看，（似是宋句）月地雲階一倍寒。翻是桃花心不死，春山佳處淚闌干。」（九月二十七夜夢中作）

「拋却湖山一簑秋，人間無地署無愁，忽開海水茫茫綠，自拜東南小子侯。」

「黃金華髮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

「恩仇恩仇日苦短，卯戈如麻天不管。賓客漂流半死生，此公又築忘憂館。」

『一例春潮汗漫聲，月明報有大珠生。紫皇難慰花遲暮，交與鴛鴦訴不平。』

『疊誓天人度有情，上元旌節過雙成，西池酒能龍嬌語，東海潮來月怒明，梵史竣編增楮壽，花神宜敕敕詞精，不知半夜歸環佩，問是崆峒第幾聲？』（紀夢）

（夢中作四截句十月十三夜也。）

定盦一生全受靈感之激動，其文學作品，大都由靈感得來，而詩之靈感作用，極其純粹，故當感情緊張時，彼往往眼見種種幻覺，廻憶過去，想望將來，一時千彙百怪畢現其前。泰納（Taine）謂『種種幻像都是純粹想像之結果，想像中的虛幻意像與狂放，能代詩人開闢路徑，使其成爲一個受靈感之人——且此想像在心靈中鼓動，不受人的限制，亦不同他合作，只以突如其來之幻覺給之。此時彼祇覺心靈中另有一「我」在，不可捉摸，動如脫兔，狡獪異常，能增益吾人之機能，又能操縱吾人之性格，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定盦常常爲第二我所降服。人謂其思想淵淵入微；又謂其好深沈之思，實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沙士比亞有言曰：『狂人情人與詩人，想入非非莫與倫』始可與言詩已矣。定盦尙有紀夢七首，書不勝書。

吾人讀龔定盦之詩文，常覺其孩子氣太重，似是弱點，不知正其作品之最精華之處也。人之一生，想像最豐富之時期，莫過於童年。孩童之幻想，乃天眞未鑿，活潑而自由；及其既長，與實際社會相接觸，思想漸起實際，其兒時之種種奇想及生活已不可復得。然亦有人能持之不變，則尙能呈現其舊時自由活潑之狀，但非上智與下愚之人不可。故蘭姆云：『最智者及最善者之心中常存一些童心以適應早年醉心之事，不但在行動上表現之，且在語言及思想習慣表而出之。一個詩人，不問其新的機能如何發展，及其由生活的經驗上得有若干智慧，但問其能否保留童年想像之新鮮。』鮑德萊（Banddelaire）謂：『天才不是別的，祇是童年能夠自由恢復。』都德（Daudet）亦謂：『詩人是猶能用兒童眼光去看之人。』（見其所著 Jack 一書。）龔定盦者乃最善墜入舊時想像之人生觀者也。其詩中有『猛憶兒時心力異。』又『覓我童心廿六年。』等句，可見其對於兒時之依戀矣。其追想童時之作品頗多，但又爲世人了解者亦少。定公自謂：『蚤年攖心疾，詩境無人知，幽想雜奇悟，靈香何鬱伊。』是也。其詩至性瀰漫，眞情悱惻，殊非專務神韻及格律而忽性靈者所可夢到。錄其一二以備甄賞。

丙戌秋日獨遊流源寺尋丁卯戊辰舊遊遂經過寺南故宅悵然賦

「髫年褱秋心，秋高屢逃塾。宕往不可收，聊就寺門讀。春聲滿秋空，不受秋束縛。一叟尋聲來，避之入修竹。叟乃歎古笑，爛漫晉宋譃。寺僧兩侮之，謂一猿一鶴。歸來慈母憐，摩我百怪腹。言我衣裳涼，飼我芋栗熟。萬恨未萌芽，千詩正珠玉。醰醰心肝淳，莽莽憂患伏。浩浩支千名，漫漫入鬼錄。依依燈火光，去去門巷曲。魂魄一惝怳，遥欲叩門宿。千秋萬歲名，何如小年樂！」（叟爲金壇段清標吾母之叔父也。）

寒月吟（其四）

「我生受之天，哀樂恒過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親。自我慈母死，誰饋此翁貧。江關斷消息，生死知無因。八十罹飢寒，雖生猶僇民。昨夢來啞啞，心肝何清眞。翁自須髮白，我如髫丱淳。夢中既觴之，而復留遮之，挽須搔爬之，磨墨揄揶之，呼燈而燭之，論文而譁之。阿母在旁坐，連連呼叔耶！今朝無風雪，我淚浩如雪，莫怪淚如雪，人生思幼日。」（謂金壇段玉立字清標，爲外王父段若膺先生之弟。）

詩人感舊，率至尋常，但求如定盦先生之出自肺腑，歷歷道來之語，吾亦罕見。定盦入世雖深，（觀其集中與人箋數通及記松江兩京官、論私等文，對於人情世態，明察秋毫）而終未被惡劣社會所包圍。亦不失其赤子之心，故其詩常流露一種「孺慕」之情，我愛其人尤愛其詩。凡文藝之最有價值者，必其感情之合理。『中實無有，而求激發人之深情者，恒流爲無病呻吟之文學，其感情常可樂，而一入於文，則放蕩恣睢。至無涯涘無病呻吟之通俗力，大抵如是，識者一望而知其感情率易，言之無物，安能竭其眞摯之情，以之自擾自肆哉，無病呻吟者急於求人之同情，肆力外表，一洩無餘，而眞美術家之用情，則不知若是其易，必其基於人生眞理，而後激發之。』(Winchester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觀定盦諸詩，思出幽深，不肆狂熱，而雍穆之情，令人深嘆，則其天性之厚，自感之深，故能博讀者之同情，非盡由於修辭之功也。抑我尙有言者，世人常視定盦爲蕩檢踰閑之人，至小亦爲狂放不羈之士，後之執筆傳之者，往往對於其人格上多所雌黃，以筆隨人，不如其已，是不可以不辨。吾粵張維屏先生，固與定公爲石交，初聞定公狂名，及其定盦，始知人言之謬，蓋定盦乃一品行純潔之士，以不平凡故，乃爲細人所黠。邵陽魏季子以誼稱定盦爲太世伯者，乃其所作羽

山璞民逸事中有云『山民一日在劇園當台坐，友列坐言龔氏歷世學派，次及其尊人闇齋先生（麗正，段金沙壻也，官蘇松太兵備道）山民微首肯曰：稍有通氣，次及其叔父禮部尚書，（守正後謚文恭）山民曰：一竅不通。大笑，遂以足置棹上，以背倚椅，一頓。身赴於地，滿園皆大笑。』又云：『龔文恭定盦叔父，誚之曰：吾叔讀五色書學問：紅面者搢紳，黃面者京報，黑面者稟帖，白面者照會，藍面者賬簿也。』隨意誣揑，汚人名節，既欲傳之，又欲毀之。定公何須有此後禍。後人之小說稗官，一唱百和，致定盦蒙此不白之冤，人竟視之爲絕無倫理之涼血動物。誰爲厲階，至今爲梗？吾於魏氏無恕辭焉。不知定盦固爲血性男子，而又篤於倫理者，搜其作品，到處可見。試犅引若干首，關之何如。

『門內滄桑事，三人隱痛深。凄迷生我處，宛轉夢中尋。窗外雙梅樹，牀頭一素琴。醒猶聞絮語，難謝九原心。』（乙酉除夕夢返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

『一十四年事，胸中盎盎春。南天初返櫂，東閣正留賓。芳意驚心極，愁容入夢頻。嬌兒才覓盡，不賦早梅新。』

『絳蠟高吟者，年年哭海濱。明年除夕淚，灑作北方春。天地埋憂畢，舟車祖道頻。何如褒冰雪，

長作墓廬人』（乙酉臘見紅梅一枝思親而作時客小崑山）

『癸秋以前爲一天，癸秋以後爲一天。天亦無母之日月，地亦無母之山川。孰贏孰絀孰付予，如奔如雷如流泉。從玆若到歲七十，是別慈親卅九年。』（元日書懷）

『黃犢躑躅不離母腹，躑躅何求，乃不如犢牛。（一解）

晝則壯矣，夜夢兒時，豈不知歸，爲夢中兒。（二解）

無間於時，歸亦汝怡；矧有間於時，胡不知歸。（三解）

歸實阻我，求佛其可；念佛夢醒，佛前涕零。（四解）

佛香漠漠，願夢中人安樂；佛香亭亭，願夢中人苦辛；苦辛恆同，樂亦無窮。（五解）

噫嘻噫嘻！歸苟樂矣，兒出辱矣，夢中人知之，佛知之夙矣。（六解）』

右題黃犢謠，一名佛前謠，一名夢爲兒謠。

『溫良阿者淚漣漣，能說吾家六十年。見面恍疑悲母在，報恩祝汝後昆賢。』

『天教檮杌降家門，骨肉荊榛不可論。賴是本支調護力，若敖不餒怙深恩。』（到秀水縣重

見七叔父作）

「祇將媿汗溼萊衣，悔極堂堂歲月違。世事滄桑心事定，此生一跌莫全非。」

「里門風俗尙敦龐，年少爭爲齒德降。桑梓溫恭名教始，天涯何處不家江。」

「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刪定答親慈。劖除風雪關山句，歸到黃堂好背詩。」（以上五首乃己亥雜詩）

上述諸詩，固粹然血性人物之言。其對長輩繫念之深，可謂恭敬孝悌矣。而妄人竟敢謂其對於其父若叔，輕視姍笑，誣揑至此，令人髮指。定盦累代書香，忠孝傳家，其童年家庭教育之完備，令人欽羨，少學於外王父段玉裁氏，而段氏固大孝也，名教中自有樂地，定盦又何致如此？無根之談，切不可信。有以定盦道德行爲及思想之缺乏爲言者，余雖不敏，自願不憚煩辭而闢之也。定盦之道德感情豐富。所謂道德之感情者，非狹義之是非心，凡人之品性行爲所引起之情，而表同情於人生者是也。

「棄婦丁寧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鹽種種家常話，淚溼紅裙未絕裾。」（有棄婦泣於路隅因書所見）

「詞家從不覓知音，累汝千回帶淚吟，惹得而翁懷抱惡，小橋獨立慘歸心。」

「志乘英靈瑣屑求，豈其落筆定陽秋。百年子姓殷勤意，忍說挑燈爲應酬。」（爲人撰家傳墓表，則詳審爲之，多存稿者。）

「蒼生氣類古猶今，安用冥鴻物外吟，不是九州同急難，尼山誰識憮然心。」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一髮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夸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爲春。宗周若蠢蠢，嫠緯燒爲塵。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思西秦。貴官勿三思，以我爲杞人。」

「壽短苦心長，心緒每不覺。豈徒庸庸流，賫志有賢聖。爲鬼那能續，宅生渺茫更。所以難放達，思得賢子孫。繼志與述事，大哉孝之源。長夜集百端，蚤起無一言。倘能心親心，即是續親壽。呼兒將告之，懷然先自疚。」（雜詩十五首之二）

「東抹西塗迫半生，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

固粹然道德之言。吾知孔子復生，一讀其詩，亦必連聲道其恕也。最高之文字，當有道德之性質，

即此是矣。定盦乃一熱腸之人，一個至性之人，極富於同情心之人。其同情心之偉大，可以震動天地，可以使吾人生驚，可以使吾人起敬，使吾人唏噓，使吾人號泣。其忠君愛國，憂時憂世，不讓杜甫；江湖俠骨，健兒身手，不讓辛棄疾，既不如當時文章鉅公，側身朝列，應制作詩，以宣上德，而通民瘼之空套，又非若今日坐華堂，吸咖啡，燃雪茄，口談普羅文學以欺衆，嘗過市肆有詩云：『消息閒憑曲藝看，考工古字太叢殘；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廛間一飽難。』（己亥雜詩）

民生維艱，覓食匪易，物質之陋，教化未行，皆有心人所不能已於言者。此猶觸目興感，人多能爲，未足見其能克己也。他嘗有一次抵淮浦作詩：『祇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己亥雜詩之一。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則推己及物，有爲衆生入地獄之想，此種精神，何等偉大！如云：『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己亥雜詩）此語若出自黃仲則單純的詩人，便是空口說大話。然定盦固濟世出羣之才也。彼嘗爲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二篇，又嘗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大吏，亦不見用。其文字亦關於經世爲多。『著書不爲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眞不愧其言也！林則徐之禁鴉片，定盦實促

成之。林公爲欽差大臣之時，定盦以序送之。極言鴉片之害。謂「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環首誅。販者造者則刎脰誅，兵丁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林公，亦深韙之。其對於當時政客嗜鴉片者，尤爲蒿目痛心，有詩刺之云。

「津梁條約徧南東，誰遣藏春深隝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㡡護阿芙蓉。」

「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熒。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曾醒。」（己亥雜詩）

言下如聞太息之音，感國事之陵夷，見同胞之墮落，言怒而哀，蓋不勝其悲憤者矣，此所謂「問題文藝」也。尚有一事，可發大噱，則彼對於當時流行之小腳風氣，深致不滿，嘗有詩云：「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屣，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纖厥趾。」蓋諷小脚，其意隱晦知者不多，故未能與袁枚等媲美耳。他又云「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非徒託之空言，抑且見諸行事矣。定盦之維新思想初不一端，異日專篇述之。

由前所述，吾人旣知定盦爲一天才，一血性人物，一愛國者。證據多端，吾人得而承認之。然定盦固多方面（All-rounded）之人，殊不容易窺見。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吾人不可不審愼也。讀者諸君，

欲考其遺聞雅故乎？無已，則有定盦之抒情的自傳詩在。有如狂風驟雨，密密而來，讀者請看。

冬日小病寄家書作

「黃日半窗煖，人聲四面希。餳簫咽窮巷，沈沈止復吹。小時聞此聲，心神輒爲癡。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夢猶呻寒，投於母中懷。行年迫壯盛，此病恆相隨。飲我慈母恩，雖壯同兒時。今年遠離別，獨坐天之涯。神理日不足，禪悅詎可期，沈沈復悄悄，擁衾思投誰。」

定盦每聞斜日中簫聲則病，莫喻其故，但亦不足怪，蓋詩人往往有離魂病，如英國文豪約翰生博士每於華筵上驟脫貴婦之履，口中喃喃不知何語，令人驚詫，而歸途間以手計路傍之燈柱，復能複述無遺。定盦之有此病初無足怪。「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詩人最引爲樂事；「餳簫咽窮巷，沈沈止復吹。」亦易動人愁思。定盦天生情種，聞之心神爲癡，亦不足怪。蓋其呱呱墮地，即帶愁根，有觸方發，神思惝恍，一世皆然。觀其賦憂患云：

「故物人寰少，猶蒙憂患俱。春深恆作伴，宵夢亦先驅。不逐年華改，難同逝水徂。多情誰似汝，未忍託禳巫。」

以憂患為多情之物，對於人生，可云達觀矣。又有寒月吟者，龔子與其婦何歲暮共幽憂之所作也。相喻以所懷，相勖以所尚，鬱而能暢者也。錄其三首，藉以見詩人之懷抱。

「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川白。幽幽東南隅，似有偕隱宅。東南一以望，終戀杭州路。城裏雖無家，城外卻有墓。相期買一邱，毋遠故鄉故。而我屏見聞，而汝養幽素。舟行百里間，須見墓門樹。南向發此言，恍欲雙飛去。」

「雙飛去未能，月淺衣裳濕。愀焉靜念之，勞生幾時歇。勞者本庸流，事事乏定識。樸愚僭於家，放誕忌於國。皇天誤矜寵，付汝憂患物。再拜何敢當，藉以戰道力。何期闔閭中，亦荷天眷別。多難淬心光，黽勉共一室。憂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可隱不偕隱，有如月一輪。心迹如此淸，容光如此新。」

「我讀先秦書，萊子有逸妻。閨房以逸傳，此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傳事，王孫無由知。豈但無由知，知之反漣洏。羞登中壘傳，恥勒度尚碑。一逸此患難，所全浩無涯。一逸謝萬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讀書法，君慧肯三思。」

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

「西山風伯驕不亡，虓如醉虎馳如輪。排關絕塞忽大至，一夕炭價高千緡。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風尚且淒心神。家書前夕至，憶我人海之一鱗。此時慈母擁燈坐，姑倡婦和雙勞人。寒鼓四下夢我至，謂我久不同艱辛。書中隱約不盡道，惚恍懸想如聞呻。我方九流百氏譚讌罷，酒醒炯炯神明眞。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顚簸，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羣公瞋。名高謗作勿自例，願以自訟上慰平生親。縱有噫氣自塡咽，敢學大塊舒輪囷。起書此語燈焰死，狸奴瑟縮偎幬茵。安得眼前可歸竟歸矣，風酥雨膩江南春。」

雜詩十五首之二

「朝從屠沽遊，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傷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劍光，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膈其逞。旣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巵，風雲撲人冷。」

「弱齡羨高隱，端居媚幽獨。晨誦白駒詩，相思在空谷。稍長誦楚些，招魂招且讀，陳爲樂之方，

巫陽語何縟。嘉遯苦太清，行樂苦太濁。願言移歌鐘，來就伊人躅。天涯嘗蘭蕙，吾心嘗邱壑。蹉跎復蹉跎，芳流兩寂寞。忽忽生遐心，終朝閟金玉。」

上列諸詩，可以當片段的定盦自傳讀。其中名理警句，不可遑數。我以修辭之功，容有過於定盦者，然以思想之幽渺奇瑰而論，則清儒中要爲第一人矣。吾人知「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幷」的定盦，是一個「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之豪邁士，而又爲「一燈古店齋心坐」之濟蕩人。其生活全是不安定，全是有糾紛。憂無可遣，一意逃禪，然「名理孕異夢，秀句鐫心春，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其文章結習終難除起也。其詩有云：「曉枕心氣清，奇淚忽盈把。少年愛惻悱，芳意嫭幽雅。黃塵傾洞中，古褱不可寫。萬言摧燒之，奇氣又瘖啞。心死覺何云，結習幸漸寡。憂患稍稍平，此心卽佛者。獨有愛根在，拔之暑難下。夢中慈母來，絮絮如何舍。」彼有時覺欲戒詩，作戒詩詩五章，不知詩乃生命之表現，生命如柏格森所說時時在變化中，卽時時在創造中，詩已造窮，則不啻云生命已至末日。故詩不能戒，勉強戒之，徒自苦耳。定盦倘爲下愚之人，爲不識字之人，則猶可免憂患之叢集，今旣有天才，又戀文字，宜其方寸之不任矣。彼亦知文字爲憂患之媒，吟哦苦思，動關性術。思至此，常欲廢棄其

文事。觀其詩云：

『危哉昔幾敗，萬仞墮無垠。不知有憂患，文字樊其身。豈但戀文字，嗜好雜甘辛。出入仙俠間，奇悍無等倫。漸漸疑百家，中無要道津。縱使精氣留，碌碌爲星辰。聞道幸不遲，多難乃緣因。空王開覺路，網盡傷心民。』

『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不求鬼神諒，矧向生人道。東雲露一鱗，西雲霧一爪。與其見鱗爪，何如鱗爪無。況凡所云云，又鱗爪之餘。懺悔首文字，潛心戰空虛。今年眞戒詩，才盡何傷乎。』（雜詩十五首之二）

然彼之所云，徒虛願耳。自然界中，廣大莊麗，萬法互錯，倏忽變幻，吾人目觸之而成色，耳得之而成聲，印像既深，安能恝置，以詩人多情，必不失於鑑賞，根觸於心，借書於手，亦詩人之當務也。故定盦亦知其難，與江居士箋云：『願毋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水亦何容拒之哉？』又謂：『余自庚辰之秋戒詩，於毋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己亥雜詩自識）先生自道之語，當知其消除結習之難也。

定盦之抒情詩，人所愛重，蓋由其心靈之最深處，傾吐而出，語語眞摯，讀之使人若受電焉，眞奇作也。茲擇其可誦者於下。

『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

『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眞，既壯周旋雜癡黠，童心來復夢中心。』

『銀燭秋堂獨聽心，隔簾誰報雨沈沈；明朝不許沿谿賞，已沒谿橋一尺深。』

『九流觸手緒縱橫，極動當年炳燭情。若使魯戈不在手，斜陽只乞照書城。』

『家園黃熟半林柑，拋向筠籠載兩三；風雪盈裾好持贈，預教詩婢識江南。』（已上五首爲己亥雜詩）

『妙心苦難住，住卽與之期。文字都無着，長空有以思。茶香砭骨後，花影上身時。終古天西月，亭亭悵望誰。』（有所思）

『海棠與江蘺，同豔異今古。我折江蘺花，問以海棠嫵。狂呼紅燭來，照見花雙開。恨不稱花意，瓣斷清酒盃。酒盃清復深，秋士多春心。且遣秋花妬，毋令秋魄沈。云何學年少，四座花齊笑。蹴踏取

鳴琴，彈琴置當抱。靈雨忽滂沱，仙眞窗外過。雲中君知否，不敢問星娥。」（秋夜花游）

「河燈驛鼓滿天霜，小夢温馨亂客腸。夜久羅幃梅弄影，春寒銀銚藥生香。慈闈病減書頻寄，稚子功閒日漸長。欲取離愁暫抛却，奈君針線在衣裳。」

「釵滿高樓燈滿城，風花未免太縱横，長途借此銷英氣，側調安能犯正聲，綠鬢人嗤愁太早，黄金客怒散無名，吾生萬事勞心意，嫁得狂奴孽已成。」

「書來懇款見君賢，我欲收狂漸向禪，早被家常磨慧骨，莫因心病損華年，花着天上祈庸福，月墮懷中聽幻緣，一卷金經香一炷，懺君自懺法無邊。」（驛鼓）

迴腸盪氣，不愧高詠，格雖守常，而意有獨創，極抒情之能事，造語奇崛，一片豪邁之氣，凌紙怪發，讀之令人興會標舉，齒頰生香。其詩有時毗於李白；有時近於陸游，但亦不甚相類，因定盦之詩，個性絕強，處處皆有「我」在。亦卽定盦自謂：「欲爲平易近人詩，下筆淸深不自持」者是也。此猶不盡定盦詩之瑰奇英傑，其戀愛詩尤爲天下奇作。淸詩人如王次回、黄仲則固嫻此道；然王次回則多而無當，猥而近俗，且常爲閨閣中作代言人，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必不甚愉快，雖自成家，難

稱大雅。黃仲則清新自然，而寫情之妙手，但微嫌用典太多，性靈微薄。故有清一代之戀愛詩，吾亦惟推定盦矣。定盦一世落拓，而豔遇頗多，但其情辭惝怳，未易考其戀愛事迹也。今舉其詩，讀者惟有意會，一鱗片爪，披沙揀金，讀者亦知擷擇名著之不易乎。

「天花拂袂著難消，始媿聲聞力未超。靑史他年煩點染，定公四紀遇靈簫。」

「一言恩重降雲霄，塵刦成塵感不銷；未免初禪怯花影，夢回持偈謝靈簫。」（己亥雜詩）

上述之靈簫，不知何人，要爲定盦所眷之女子。倘有小雲者，則妓女耳。定盦閒情偶寄，爲留半月，小雲欲以身相報，定盦此時已過中年，漸刪狂習，不欲自沈愛河，卒謝之。有詩云：

「能令公慍公復喜，揚州女兒名小雲，初弦相見上弦別，不曾題滿杏黃裙。」

「坐我三薰三沐之，懸崖撒手別卿時，不留後約將人誤，笑指河陽鏡裏絲。」

「美人才調信縱橫，我亦當筵拜盛名，一笑勸君輸一着，非將此骨媚公卿。」（己亥雜詩）

定盦倦游仕宦，牢落歸，選色譚空，依然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態。「中年才子耽絲竹，儉歲高人厭薛蘿，兩種情懷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其流連花月，亦不得志所爲，然吾人又得幾首佳詩矣。

「豆蔻芳溫啓瓠犀，傷心前度語重題，牡丹絕色三春暖，豈是梅花處士妻。」

「對人才調若飛仙，詞令聰華四座傳，撐住南來金粉氣，未須料理五湖船，」

「小語精微瀝耳圓，況聆珠玉瀉如泉，一番心上溫馨過，明鏡明朝定少年。」

「去時梔子壓犀簪，次弟寒花掐到今，誰分江湖搖落後，小屏紅燭話冬心。」

「盤堆霜實擘庭榴，紅似相思綠似愁，今夕靈飛何甲子，上清齋設記心頭。」

「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爲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

「玉樹堅牢不病身，恥爲嬌喘與輕顰，天花豈用鈴旛護，活色生香五百春。」

「眉痕英絕語謖謖，指揮小婢帶韜略，幸汝生逢清晏時，不然劍底桃花落。」

「鳳泊鸞飄別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兒家門巷斜陽改，輸與船孃住虎丘。」

「收拾風花儻蕩詩，凌晨端坐一凝思，勉求玉體長生訣，留報金閨國士知。」

「絕色呼他心未安，品題天女本來難，梅魂菊影商量徧，忍作人間花草看。」

「臣朔家原有細君，司香燕姞略知文，無須詗我山中事，可肯花間領右軍。」

「美人才地太玲瓏，我亦陰符滿腹中，今日簾旌秋縹渺，長天飛去一征鴻，」

「青鳥銜來雙鯉魚，自緘紅淚詩迴車；六朝文體閒徵徧，那有蕭娘謝罪書。」

「萬一天填恨海平，羽琌安穩貯雲英，仙山樓閣尋常事，兜率甘遲十劫生。」

「身世閒商酒半醺，美人胸有北山文，平交百輩悠悠口，揖罷還期將相勳。」

「金缸花燼月如烟，空損秋閨一夜眠，報道妝成來送我，避卿先上木蘭船。」

定盦情詩之佳處，則是毫無俗氣，而又瀏亮自如，情由衷發，遠追義山近祧梅村。故吾亦不嫌多錄。我以爲定盦重視於新文學家在此，其結怨於道學家亦在此。然不知戀愛詩固詩之正家也。詩三百中多情詩，固不待論。而屈原宋玉千古詩人，靡不有愛之頌贊。古爾蒙 (Gourmont) 云：「除去戀愛，已無藝術，除去藝術，戀愛亦僅生理之衝動而已。」此語誠然。無愛神 (Venus) 則藝術女神 (Muse) 不成啞子，亦寂寞不堪矣。閒情偶賦，何礙純儒。「便牽魂夢從今日，再覩嬋娟是幾時，」李昉詩也，「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墜座添香。」韓愈詩也，「環佩一聲星欲墮，淚痕雙落夢誰家。」海瑞詩也；胡林翼之憶舊篇，彭玉麟之梅花詩，皆哀感頑豔，惻悱動人，事關風雅，何損於正人耶？清人自朱竹垞倡

言寧願不食兩廡豬肉，亦不肯廢風懷諸詩，袁枚亦著論爲之張目，以後情詩作者日多，然著錄雖多，可傳者少，則以言情之什，甚難藏拙也。作香豔詩者最易流於綺靡，多所堆砌，而定盦之詩，則奇氣逼人，感情豐富，亦兒女，亦英雄，讀其詩如見公孫大娘舞劍，儀態萬端，振疲起弱。其豔詩甚多，不勝錄，錄其秋風詞云。

「秋風張翰計蹉跎，紅豆年年擲逝波。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

「拊心消息過江淮，紅淚淋浪避客揩。千古知言漢武帝，人難再得始爲佳。」

「小樓青對鳳皇山，山影低徊黛影間；今日當牕一奩鏡，空王來證鬢絲斑。」

「嬌小溫柔播六親，蘭姨瓊姊各霑巾；九泉肯受狂生譽，藝是鍼神貌洛神。」

「阿孃重見話遺徽，病骨前秋盼我歸；欲寄無因今補贈，汗巾鈔袋枕頭衣。」

「雲英未嫁損華年，心緒曾憑阿母傳，償得三生幽怨否？許儂親對玉棺眠。」

「殘紈堆積繡牕間，慧婢商量贈指環。但乞崔徽遺象去，重摹一幀供秋山。」

「昔年詩卷駐精魂，強續狂游拭涕痕。拉得藕花衫子婢，籃輿仍出湧金門。」

此數詩中事跡，余不敢妄加推測。亦不欲有所推測，因此篇不涉考據之範圍，且吾人得償追求藝術之慾可矣，奚事拘而不化哉？康有爲夙喜定盦諸作，而於此數詩尤特嗜焉。康有爲愛妾之死，有客唁之以聯云：「天若有情亦老。人難再得爲佳。」上句用唐詩而下句直鈔定盦「人難再得始爲佳」之句也。有爲大喜，稱爲知音，時値歲暮，賚以千金。以康有爲之亢傲自喜，而猶有龔癖，則其價値可想。小泉八雲謂自文藝中抽去性愛成分，文藝且將寂寞得多。我謂定盦詩集中，抽去情詩則復成何樣子，近人江標題其詩云：「清才深恐天涯少，豔福從來未必奇，若得河東君尙在，定教手寫定公詩。」「不從俗熟於奇句，卻嗜華嚴祇博綜；一笑跳坪相對處，茶煙正颺鬢雲鬆。」蓋羨乎言之也。

定盦詩集中有小游仙十五首。讀者往往以爲情詩，非也；蓋其爲考軍機未得而作也。寓言甚微，不可不辨，考游仙詩一體與無題詩同。「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覺專作膩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定公此什，最爲著名，欲論其詩，不能或闕。其詞云：

「歷劫丹砂道未成，天風鸞鶴怨三生；是誰指與遊仙路，抄過蓬萊隔岸行。」

「九關虎豹不譏訶，香案偏頭院落多；賴是小時清夢到，紅牆西去即銀河。」

「玉女窗中梳洗成，隔紗偷眼太分明；侍兒不敢頻頻報，露下瑤階溼姓名。」

「珠簾揭處佩環搖，親荷天人語碧霄；別有上清諸女伴，隔窗了了見文簫。」

「寒暄上界本來希，不怨仙官識面遲；僥倖梁清一私語，回頭還恐歲星疑。」

「雅謎飛來半夜風，緱山徒侶沸春空；頑仙一覺深瞞過，不在魚龍曼羨中。」

「丹房不是漫相容，百劫修成忍辱功。幾輩凡胎無覓處，仙姨初豢可憐蟲。」

「露重風多不敢停，五銖衫子出雲屏。朝眞袖屨都依例，第一難饞瓔珞經。」

「不見鬮旌與桂旍，九歌吹入鳳凰簫，雲中揮手誰相送，依舊湘君舊姓姚。」

「仙家雞犬近來肥，不向淮南舊宅飛，卻踞金牀作人語，背人高坐着天衣。」

「謫觀眞誥久徘徊，仙楮同功一繭裁，姊妹勸書塵世字，莫瞋倉頡不仙才。」

「祕籍何人領九流，一編鴻寶枕中抽，神光照見黃金字，笑到仙人太乙舟。」

「金屋能容十種仙，春嬌簇簇互疑年，我來敢恨初桃窨，曾有人居大梵天。」

「吐火吞刀訣果眞，雲中不見幻師身，上方倘有東黃祝，先乞靈符制電神。」

「衆女娥眉自尹邢，風鬟霧鬢覺伶俜，捫心半夜清無寐，媿負銀河織女星。」

游仙詞體乃淵源於楚辭至晉郭景純而其體大備，以虛無縹渺之詞，寄其磊落情懷，體須清新，意皆有託，所謂不食人間煙火者，庶乎近之。兼有比興之義，不爲無病之呻，既超乎空，又能脫欲，空則入禪，欲則近俗，故游仙詞實非易作。清代之善爲此調者其厲樊榭及龔定盦乎！

定盦摯友宋于庭之妹夫曰繆中翰。分授禮部試，于庭以迴避不預試，定盦作紫雲迴二疊送其出都。紫雲迴古樂府名，其詞不傳，定盦補之也，其什如下：

「安香舞罷杜蘭催，水瑟冰璈各費才，別有傷心聽不得，珠簾一曲紫雲迴。」

「神仙眷屬幾生修，小妹承恩阿姊愁，宮扇已遮簾已下，癡心還竚殿東頭。」

「上清丹籙姓名訛，好夢留仙夜夜多，爭似芳魂驚覺早，天雞不曙渡銀河。」

凡無題詩類多費解，即如此什，苟不點明其事，讀者將不覺其妙，但既知其事，又不得不歎其練事精確，而寄託遙幽也。錄此三什，以爲尾聲。

龔定盦爲一極偉大之抒情詩人，前已言之，一種悲天憫人之思想，常不絕於其心，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好生及物者。故其不覺人可愛，而且與物有情。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而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删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定盦購三百瓮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瓮悉埋於地，解其椶縛，以五年爲期，復之全之，闢病梅之館以貯之，又欲得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梅，窮其一生之光陰以療梅。（根據其病梅館記）其願力可謂宏矣。定盦深入佛海，天人一貫，其愛衆生，無間一體，觀其罷官出都之後，既憶京師鸞枝、芍藥、海棠、丁香諸花，又憶北方師子貓，各爲詩念之，又屢屢作詩爲花乞命。其救花偈去：『門外閒停油碧車，門中雙玉降臣家，因緣指點當如是，救得人間薄命花。』諸花其有知耶？其無知邪？其有知，應悟萬物同源，凡諸有相，皆可愛可憐可度；我以是去。彼以是來，衆生以外，復有衆生，因緣莫大於此。其無知耶？益悟情誼所感，不必皆應，應不應在彼，感不感在我，因不應而復不感，感而不周，其隘莫甚，此卽詩人所謂悱惻纏綿者也。定盦復有詩云：『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於無知之中，幻作有知相，有時確有，亦有時確無。（摘錄廖蘋盦生趣）

哲理詩最難成功。「藝術底生命是節奏，正如脈搏是宇宙底像生命一樣。哲學詩底成功少，而抒情詩底造就多者，正因爲大多數哲學詩人不能像抒情詩人之捉住情緒的脈搏一般捉住智慧的節奏——還後者是比較隱潛，因而比較難能的。」（梁宗岱范樂希先生）因智慧的節奏不容易捉住，一不留神，即流爲乾燥無味的教訓詩(Didactic)，故哲學詩人在中國實爲難得。定盦在清代成爲哲學詩人之成功者，雖其抒情詩較爲偉大。吾人細看其詩，又足令吾人首肯者。

「卿籌爛熟我籌之，我有忠言質幻師；覺理自難觀勢易，彈丸累到十枚時。」（道旁見鬻戲術者因贈）

「荒村有客抱蟲魚，萬一譚經引到渠，終勝秋燐無姓氏，沙渦門外五尙書。」

「學羿居然有羿風，千秋何可議逢蒙；絕憐羿道無消息，第一親彎射羿弓。」

「西來白浪打旌旗，萬舶安危總未知。寄語瞿塘灘上賈，收帆好趁順風時。」

此等詩本含有教訓的意味，然一經定盦之手，即變爲有聲有色，毫無斧鑿之痕。所謂「寓勸懲於諧噱，直須大笑橫行，談道學於風流，不必正襟危坐。」（西青散記序言）詩能沁人心脾，便是佳

詩，不必如邵堯夫擊壤集中之作也。

定盦爲一豪氣詩人，然決非如陳其年等毫無學養之一流人。洪子駿嘗贊之云「結客從軍雙絕技，不在古人之下，更生小會騎飛馬，如此燕邯輕俠子，豈吳頭楚尾行吟者。」頗肖其爲人。定盦亦自有詩云：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邱陵妬，萬籟無言帝坐靈。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隕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

「沈沈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迴腸盪氣中。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定盦何以想從軍？彼何以不恤人言——重文輕武之社會的譏笑，——拋棄其豪華生活而欲從軍？謂定盦窮乎？則定盦固累代簪纓也。謂彼佻撻好事乎？彼亦不致自尋煩惱也。然則彼欲從軍者，其故可想矣。蓋由其一生好奇。不欲偏促一隅，安度其平凡生活，故欲從軍以換其環境，以償其志。且當時

英人方欲藉鴉片肆毒，而俄人又蠢蠢欲動以侵我邊疆。朝臣泄泄沓沓者多，發奮圖強者少，既憤外人之侵侮，又見政府之無人，有心人斷不忍漠視，則其從軍又安能已。彼亦嘗有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他一則感國難之方殷，人材缺乏，二則傷本身之淪廢，衆醉獨醒，傷時撫事，形諸筆墨，直可謂之愛國詩人。秋心三首，亦爲其得意之作。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忽筮一官來闕下，衆中俛仰不材身。新知觸眼春雲過，老輩塡胸夜雨淪。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曉來客籍差夸富，無數湘南劍外民。」

「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歷歷樓臺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此三首詩傳誦萬口，所謂「少年哀豔雜雄奇」者然也。定盦一生多奇氣。自謂：「奇氣一縱不可闔。」「出入仙俠間，奇悍無比倫。」吾人讀其詩文，亦覺其勃勃有奇氣，近人李石岑謂：「奇氣爲創造力，」

此言誠是。定盦詩文之能自成一家，何莫非奇氣爲其促進力。『自矜辨慧能通禪。遂挾奇心恣縹緲。』定盦詩之奇氣，誠難企及，天才學力，缺一不可，且關於其人之性格，非可強而致也。此其理吾於上文已有述焉，今不必再加討論矣。

吾人已大概明瞭龔定盦詩之本質，茲更就文藝形式上稍作說明，使吾人知定盦爲一代詩豪，殊非偶然。

定盦詩之好處，是形式上變化複雜，其一首中自四言變爲五言，五言變爲七言，而八言，而十餘言，句法長短，都無一定，無論若干篇幅，皆可舉重若輕，此事求諸古人如李白，長吉，有時亦不免縮手。蓋定盦之詩，純以古文之法行之，字字古雅，語語驚人，出入莊騷，超乎塵俗。

能令公少年行

序曰：龔子自禱斬之所言也，雖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澤顏焉。『蹉跎乎公，公今言愁愁無終。公毋哀吟婭姹聲沈空，酌我五石雲母鍾。我能令公顏丹髩綠，而與年少爭光風。聽我歌此勝絲桐，貂毫署年年甫中，著書先成不朽功、名驚四海如雲龍，攫拏不定光影同，徵文考獻陳禮容，

飲酒結客橫才鋒，逃禪一意皈宗風。惜哉！幽情麗想銷難空，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峯，一樓初上一閑逢。玉簫金琯東山東，美人十五如花穠，湖波如鏡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長眉丰，一索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煖春朦朧，吳歈楚詞兼國風，深吟淺吟態不同，千篇背盡燈玲瓏；有時言尋縹緲之孤蹤，春山不妬春裙紅，笛聲叫起春波龍，湖波湖雨來空濛，桃花亂打蘭舟篷，煙新月舊長相從，十年不見王與公，亦不見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鄰北舍誰歟相過從，痀瘻丈人石戶農。嵚崎楚客，窈窕吳儂。敲門借書者釣翁，探碑學搨者溪僮。賣劍賣琴，門瓦輸銅。銀針玉薤芝泥封，秦疑漢密齊梁工。佉經梵刻著錄重，千番百軸光熊熊。奇許相錯錯許攻，應客有元鶴，驚人無白驄；相思相訪溪回與谷中。采茶采藥三三兩兩逢，高譚俊辨皆沈雄，公等休矣吾力慵，天涼忽報蘆花濃。七十二峯峯峯生丹楓，紫蟹熟矣胡麻饛。門前釣榜催詞筩，余方左抽豪，右按譜，高吟角與宮，三聲兩聲櫂唱終，吹入浩浩蘆花風，仰視一白雲卷空。歸來料理書燈紅，茶煙欲散頹鬢濃，秋肌出釧涼瓏鬆。夢不墮少年煩惱叢，東僧西僧一杵鐘，披衣起展華嚴筒，噫嚱！少年萬恨塡心胸，消災解難疇之功，吉羊解脫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參中，蓮邦縱使緣未通，它生且生兜率宮。」

此詩在格律上，音節上，意義上，皆有新鮮之意味，一韻到底，尤爲難得，觀其一氣呵成，毫無停滯，讀之者幾不知是文是詩，可謂化矣。或謂此種格調，古人有行，如盧仝，黃山谷亦精於此道。不知詩重性情，意須獨創，而格調雖稍因襲，亦不妨也。定盦自有定盦之特性，故可稱爲定盦獨有之詩。且就詩論詩。亦不遜於漢魏樂府，眞氣淋漓，且時時有弦外之音，非深於此道者不能究也。定盦此種詩甚多，茲舉其可讀者如奴史問答、西郊落花歌、辨仙行、桐君仙人招隱歌，皆其代表作也。

定盦詩之第二優點，則爲風格高絕。其高古絕妙，如阮嗣宗，能達到古雅之地位。古雅二字，甚難解釋，但吾人能感覺之。譬如三代之鼎彝，秦漢之印璽，魏晉南北朝之碑碣，雖拙劣異常，全無修飾；而吾人第覺其可愛，欣賞不已，以視世俗玩物，又有軒輊其間，吾人不自知是何心理，大概其具有某種優美之特點，古色古香，令人志遠耳。此所謂古雅也。古人之文，在今日猶堪一讀，職此之故，古無可存，何倣古之譏，代有其人也，然此特就文藝而言耳，不得爲復古者所藉口。定盦之詩，究不失爲古雅，其倣古與否，吾不知之，但似此天才，必不屑以摹倣見長者。但其好古之性，乃甚劇烈，落筆自然入古，事無可疑。茲舉其詩一二首，以見其技。

「春小闌氣淳，湖空月華出。未可通微波，相將踏幽石。一亭復一亭，亭中乍暝黑。千春幾輩來，何況嬋媛客。離離梅綻蕊，皎皎鶴梳翮。鶴性忽然馴，梅枝未忍折，並坐戀湖光，雙行避蘇跡。低睞有誰窺，小語略聞息，須臾四無人，顏弱未工熱。安知此須臾，非隸仙靈籍。侍兒各尋芳，自薦到扶掖。光景不少留，羣山娟暝色。城闉催上燈，香輿竚烟陌。溫溫懷肯忘，曖曖晌靡及，祇愁洞房中，餘寒在鴛襆。」（紀遊）

「破曉霜氣淸，明湖斂寒碧。三日不能來，不覺情瑟瑟。疏梅最淡冶，今朝似愁絕。詩常苦辭痕，步步生悱惻。寸寸蚴蟉枝，幾枝捫手歷。重重燕支萼，幾朵拄釵及。苑外一池冰，曾照低鬟立。彷彿衣裳香，猶自林端出。前度未吹簫，今朝好吹笛。思之不能言，捫心但手熱。我聞色界天，意癡離言說。攜手或相笑，此樂最爲極。天法吾已受，神親形可隔。持以語梅花，花頷略如石。歸途又城闉，朱門敏還人。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後遊）

讀之自覺一種恬靜之意味，此二詩純以意境爲主，而用字精審，聲調自然，猶其餘事，抒情之詩，此爲上乘矣。朱竹坨風懷之什，徒逞辭藻，未可與之比肩也。

黃摩西嘗謂明人之制藝傳奇，淸之試帖詩，皆空前之作。吾深韙其言。淸代考試制度所用以爲取士之具，八股文、賦之外，尙有試帖詩。試帖詩是何物，恐非吾儕民國紀元後誕生之靑年所可習見，且吾恐並其形式尙多有未知者也。吾粵詩人宋芷灣（湘）有五言八韻題（卽試帖詩）一首。詩云：『四十賢人座，何年又倍之。五言仍漢製，八韻溯唐詩。琢句和而節，謀篇耦匪奇。是名爲試帖，此體重當時。家數長城在，吟情矮屋知。手又規結構，官限審參差。應響風從律，成文色染絲，至今鳴盛者，雅奏漢彤墀。』（紅杏山房詩集）則對於試帖詩頗能言其大概。文人學士，多下苦工，故擅長者覺大不乏人，如吳錫麟、彭元瑞者是其一例。定盦所謂一代功令開，一代人材起，蓋利祿之利使然也。定盦早年馳騖於此，作有功令文二千篇，後因歸安姚學使先生之言，乃付之一炬，其試帖詩諒必不少。今不存。今有一詩，乃同其體，乃兒女喁喁之言，而非朝廷穆穆之作。

『世上光陰好，無如繡閣中。靜原生智慧，愁亦破鴻濛。萬緒含淳待，三生設想工。高情塵不滓，小別淚能紅。玉茁心苗嫩，珠穿耳性聰。芳香箋藝譜，曲誤數窗櫳。遠樹當山看，雲行入抱空。枕停如願月，扇避不情風。晝漏長千刻，宵缸夢幾通。德容師窈窕，字體記玲瓏。朱戶春暉別，蓬門淑晷同。百

年辛苦始，何用嫁英雄。」

吾人至此。始知定盦眞無施不可。一片冰心，照人肝膽。吾人試一曼聲長哦，自覺口齒生香。他能將女子之心理，曲曲傳出，而承認女子的處女時代爲最快樂，預料其一嫁人即無異入於黑暗。子女嫁人生育之苦，及其遇人不淑之苦，彼所洞悉。但標梅之怨，及「老女不嫁，踏地呼天」之境況，則彼熟視不理。但定盦實獨具婆心，最少亦不失爲一尊重女性者。

猶憶定公二十七歲時，應浙江鄉試中式。試帖詩爲賦得蘆花風起夜潮來，得來字五言八韻。

「莽莽扁舟夜，蘆花徧水隈，潮從雙峽起，風剪半江來，鐙影明如雪，詩情壯挾雷，秋生羅刹岸，人語子陵臺，鷗夢三更覺，鯨波萬仞開，先聲紅蓼浦，餘怒白蘋堆，鐵笛銜烟去，青衫送客回，誰將奇句覓，丁卯憶雄才。」

瑰麗爲全場之冠云。

定盦之詩，擬求之於西洋則浪漫主義之文藝，拜倫之儔也。擬求之於中國，則性靈派一流，導源風騷，追踪盛唐，在清人中頗堪獨霸，而講文學史者鮮有稱之，則以耳爲目，毫無眞賞者耳。南施（閏

章、）北宋（晚、）王漁洋、朱竹垞，雖僭稱大家，讀之徒悶人意。袁枚論詩云『甯作名家，終身不入大家之閾，勿作大家，轉爲人擠出名家之外。』可謂快言。

三　定盦文學所受之影響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是以學貴本原，而天才貴修養。定盦先生詩之成功，非徒恃其天才。天才之爲物，苟無學力以濟之，環境以佐之，則幾如未鑿之藍田璧，初無人知，則其爲寶，尙有幾何？歷代初無生而爲巨文豪，必有學力以濟之，環境以鑠之然後可。定盦固學人，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與古人文學同時並進。公餘手不釋卷。其文則與莊子爲近，其詩則直入李白之堂奧也，嘗謂：『莊屈實二，不可以幷，幷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最錄李白集）他又喜讀陶詩。陶潛血性男兒，外似澹泊而內實激昂。觀其詠荊軻一篇，盡露本來面目。但其涵養之功甚深，故人多不覺耳。定盦與之頗有同情。舟中讀陶詩有云：

「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

又彼於吳梅村詩集，雖自知非文章之極，而自髫年好之，至弱冠益好之，自揆造述，絕不出此，而心常依依也。蓋吳詩由其母口授，故尤纏綿於心，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幼少依膝下時，所感深矣，題其集云：「莫從文體問高庳，生就燈前兒女詩，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吳梅村詩，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道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出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敍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四庫全書提要。）袁枚稱「就使吳兒心木石，也應一讀一纏綿。」亦非虛美。吾人於清代詩家，亦未能忘情於梅村也。定盦詠史一首，酷似梅村，茲錄之以資比較。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此惜曾賓谷中丞之罷官也。忠州李芋仙言曾官鹽政時，有孝廉某謁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之以詩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上句謂其諂和珅得進，下句謂其日事荒讌。言官以此詩上聞，曾遂得罪永廢。本事確否，無從稽考，吾人姑且不論，第就此詩而論，固梅村之法乳也，世有眞識，必以爲然。集中有贈藝人俞秋圃詩，亦用婁東體與梅村王郎曲詩競美。

猶有一事，不可不知，則定盦似曾受陸放翁之影響。此事初無明文，但其詩染有不少陸放翁之作風，爲抉其隱，聊當佐證。其詩有襲放翁詩意者，如『促柱危弦太覺孤，琴邊倦眼眄平蕪。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鋤。』卽陸放翁詩『此貧正坐清狂爾，莫向瞿曇問夙因』之意也。有步其迹者，如云：『從此青山共鹿車，斷無隻夢墜天涯；黃梅淡冶山礬靚，猶及雙清好到家。』則末句與放翁詩『猶及清明好到家』祇差隻字耳。放翁絕句好插耦語，如『野人喜我偶閒游，取酒忽忽勸少留，雨後擕籃挑菜甲，門前換擠賣梨頭。』此詩末二句爲耦矣。而定盦詩此類尤多，如『似笑山人不到家，爭將晚節盡情夸，三秋不賣夫容子，九月猶開窅窱花。』『客心今雨昵舊雨，江痕早潮收暮潮，新歡且問黃婆渡，影事休提白傅橋。』其他神似之處，猶未細舉。由此可知彼二人之關係矣。

定盦之詩，除淵源於上述各家之外，似深被佛教文學之影響。蓋其詩實含有若干佛教成分也。梁任公以爲我國近代之純文學——若小說，若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學有密切之關係。吾亦以爲然。蓋佛教之能盛行吾國者，固由其教義順應時勢以發展，而借助文學之力亦居多，法華、維摩、華嚴諸經，皆世界最優美之文學書也，文質彬彬，於吾國固有文體外別樹一幟。我國文藝界在魏晉之時，已深被其影響，唐宋以降，激流揚波，固未嘗有一日之間斷。關於中國歷代佛教文學可以作成數十萬言之書，今不必於此詳論矣。定盦受佛學于彭紹升（？）晚受菩薩戒。『才人老去例逃禪。』定盦固籌之已熟。然彼自謂前生乃天台一老僧，今世宜具夙因。此僧生平一無所長，惟每日誦法華經而已。僧卒日卽定盦生日，然定盦卻聰慧絕倫，蓋宿能生慧，亦誦經之功也。定盦曾至其前圓寂之地，有詩數首，曾爲王某書扇，集中所未載也。其中有句云：『到此休論他世事，今生未必勝前生。』蓋自慨其半世苦修，未能出生死流，仍沈淪於三界中也。此或定盦大言欺人，容未可知，然定盦固爲晚清文儒之深入佛海者。定盦對於佛教貢獻多端。彼以爲佛法必不離乎語言文字。『或宗華嚴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盤經，荊谿讚天台云：「依經帖釋，理富義順。」而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

曹溪者，則有祖曹溪並失曹溪之解行者，瘉降瘉詭，瘉誕瘉易，昧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猾，語錄繁興，夥於小說。工者用廋，拙者用諺，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開。狂夫召伶俐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陸節，三日，禪師其偏市矣。乃疾焉，又懷焉，乃寫法華……』（擇錄支那古德遺書序）並重輯六妙門刻之，並與江沅及貝墉重刻圓覺經略疏。其對於佛學造詣之深淺，恕吾莫之能窺。但其瓌文淵義則深得於彼教也。『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裹多靑詞。』（西郊落花歌）既持陀羅尼已滿四千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有詩紀之云：『車中三觀夕惕若。七藏靈文電熠若。懺摩重起耳提若。三普貫珠纍纍若。』（己亥雜詩）彼見佛書入震旦以後，校讐者希，乃爲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華經爲北涼宮中所亂。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删七品。存廿一品，丁酉春勸成。『歷刧如何報佛恩，塵塵文字以爲門，遙知法會靈山在，八部天龍禮我言。』（己亥雜詩）又述天台家言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桅記。『龍樹靈根派別三，家家楖栗不能擔。我書喚作三桅記，六祖天台共一龕。』定盦晚年皈依於佛，情現乎詞。夫我國佛教，自羅什以後，幾爲大乘派所獨佔，此人盡知之者矣。大乘首創，共推馬鳴，然馬鳴固一

大文學家而兼主教者。凡讀其佛本行讚者，皆知其文學之美。其後成立之大乘經典，靡不汲其流而揚其波，華嚴涅槃，金光四照。定盦有詩云「道塲醍醐雨天花，長水宗風在目前，一任揀機參活句，莫將文字換狂禪。」尤可窺定盦嚮向所在。總之，定盦之佛學，吾誠不測其淺深，致其詩之汪洋恣肆，淵乎其源，一謂非得自佛書不可也。今舉其詩之佛化者以爲例。

「過百由旬煙水長，釋迦老子怨津梁，聲聞閉眼三千劫，悔慕人天大法王。」

「小別湖山劫外天，生還如證第三禪。台宗悟後無來去，人道蒼茫十四年。」

「狂禪闢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

「難憑肉眼測天人，恐是優曇示現身，故遣相逢當五濁，不然誰信上仙淪。」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詩中新語如「由旬」「大法王」「台宗」「天台」「鳩摩」「天人」「優曇」「五濁」「萬千種話」等皆佛門名詞，順手拈來，都成妙諦，信乎其眞能讀佛書者，其聲色香味，迥非死守一部唐詩之淺夫所可幾及。定盦一生之思想，受佛教之影響正多。他日專篇述之。

吾又知定盦爲一大游歷家，以觀察自然，表現自己爲天職。凡屬作家，必要游歷，以解放其生活，擴大其眼界，故太史公歷覽天下名山大川以奇其文。從未有閉死守書本，畦步不出家門，而能成爲大文豪者。故智者皆以自然爲書本，蓋亦以游歷爲高等教育也。定盦幼卽好游，大宙東南，馬蹄蹤蹤，其詩成於船唇馬首者滿南北焉。詩人之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苟不外游，安得解此。奇氣之士，必遊歷四方，遍察物情風土之異，縱觀乎人士之林，文章之藪。李白送蔡侯序云：『吾觀蔡侯奇人也，有四方之志，不然，何周游宇內太多耶？』則知游歷家之多奇士也。游之有助於文思固無可疑者，黃仲則『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龔定盦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陝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俛中原，逶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澥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屆，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白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泬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峍若，而莽蕩而噌吰若，斂之惟恐其坻，揪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興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

飢，肅拜植立。揣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笑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滸，磅礡浩洶，以受天子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送徐鐵孫序）信如其言，則地理與文藝之關係綦重哉！其言雖侈，我則信之，定盦過居庸關與蒙古人相揭戲，因而嘆曰：「使余生趙宋世，自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毳者相揭戲於萬山間乎？生我於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說居庸關）定盦以此傲古人，吾亦以此羨定盦也。要之，其詩文之博大奇麗，變幻莫測者，除得力於書本，爲吾人所已知者；致於戎馬關山，潛移默化，實振作其詩魂不少，山巔澤畔，柳下簷前，固詩人行吟之所，而青天碧海，巨浪長風，尤易動人慷慨悲歌也。定盦嘗有詩云：「親朋歲月各蕭閒，情話纏綿禮數删，洗盡東南塵土否？一秋十日九湖山。」「賸水殘山意度深。平生幾緉屐難尋；栽花鄭重看花約，此是劉郎遲暮心。」他與山水結緣，初非一日事，東塗西抹，以大塊爲文章，即以自然界爲詩料，處處有新環境，新意象，故能多所創作，又非純在書本上下工夫之結果可比也。

再定盦之詩，微有金石之氣息，醃臢麗碩，又往往瑰然。其四言在易謠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謠與諺之間，體裁尤芳異，則飽受漢器文字之影響也。書之以備一說。

定盦之詩不多，蓋不欲以詩名家，且欲廢詩，其學多端，又不能專力於此也。自云：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敬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柂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詮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籌考於其身。至於沒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

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勒成二十七卷。今所傳定盦詩，實視其生前手定之本爲少。即今亦無劃一定本也。定盦自稱詩以少作爲佳。其詩有云：「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定盦少作，才氣發皇，因少年肯用心思，哀樂過人，純以性靈，此爲高也。又

其詩集絕少應酬之作，卽有亦皆存誠意而無客氣者，琅然可誦也。

四　結論

或謂前人之稱定盦者多喜其文，而子乃津津樂道其詩，豈非有意立異，自矜眞識者耶？余雖無似，亦不敢有是念。我亦知其在文學上之地位，文爲第一，詩爲第二，詞又次之。其文知者多，而論者亦不一，詩則嗜之者多，而論之者則絕無僅有耳，故吾先論其詩，次及其文詞。三者皆爲吾之愛物，嘗不致有歧視也。定盦生平不蓄門弟子，無人爲之吶喊，世俗往往以其詩之難通，亦不之好，任意雌黃，所在多有。梁任公爲一代通人，其清代學術概論稱：「嘉道間龔自珍、王曇、舒位號稱新體，則粗獷淺薄……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大家。」眞是離奇囈語。定盦詩形式璀璨，吐囑瑰麗，聲情沈烈，悱惻遒上，如萬玉哀鳴，誰不知之，而謂其「粗獷淺薄」殊不可解。吾恐其誤認奇氣爲「粗獷」，古雅爲「淺薄」耳。且定盦之詩，不知誰稱之爲新體，恐亦梁氏之私言耳。

黃遵憲之詩則出於定盦者最少，亦私淑於定盦。其人境廬詩集，行世已久，亦梁任公爲之編定者。此書數年前吾曾一度讀之，今案上無其詩，不能細細比較矣，今余信記憶力所及隨意錄其一二，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伸平日之見。定盦詩雜感十五首，遵憲詩集亦有之，皆勇於解放，氣韻舉相似也。但其迹猶未顯然，致其絕句，多相似者。遵憲不忍池雜詩，余夙愛誦之；有一首云：『萬綠沈沈嘒一蟬，微茫水氣化湖煙，無端吹墜豐湖夢，不到豐湖已十年。』此與定盦詩之『萬綠無人嘒一蟬，三層閣子俯秋烟，安排寫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宛如同出一手。遵憲之學定盦，誠不可諱之事，而任公竟稱以大家，而對於前輩之定盦，詆之不遺餘力，可謂不知定盦，並不知遵憲矣。清末詩人受定盦影響者多，固不祇遵憲一人，即近時易實甫、蘇曼殊、柳亞子、葉楚傖、楊杏佛諸君，亦皆私淑之。總之，嘉道間之詩人，龔定盦實爲第一，但不足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吾於文藝但爲客貫(Amateur)，好讀詩而不恆作。定盦之詩，吾讀之數年矣。工餘之暇，曼聲長吟，又似『偷得浮生半日閒』者。定盦往矣，而其詩固長存於天壤間也。後人誦詩而不誦定盦詩者，不讀離騷，又焉得稱爲名士。我雖化身，橫盡虛空，豎盡來刼，作其沙塵，一一沙中有一一舌，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讚定盦不能盡也。詩界無盡！定盦之文學價值無盡！我願亦無盡！

『臣將請帝之息壤，慚愧飄零未有期，萬一飄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盦詩。』

五　龔定盦之史地學

一　發端

余十餘歲時即知有龔定盦先生之名，蓋嘗有父執某君賜以龔定盦全集一部，要余瀏覽，彼本爲清末維新派之一，而當時維新派中人頗多酷好龔氏者也。余得而讀之，則見其文章傀傑，卓爾不羣，奇氣淩紙，怪怪發，不可逼視，遂好之不少衰，朝取一編通其意，暮取一篇玩其辭。然第賞其辭華，致其他所蘊之學術，則茫乎其未有見也。近數年讀書稍多，自問進步之遲滯如蝸牛之上壁，然心胸眼界與前者迥不相侔，則復取其文，細心盡讀，乃知定盦先生於文章之外復有莫大之志業在。久欲著爲專文，以伸所見，但以我治學之雜，任事之忙，在短促時間中或未有完成之希望，則先遴其素所擅長之史地學而討論之，稍布其服膺之志。定盦之史地學材料實並不多，研究之間，頗覺困手，今爲此文，

自知躁進，其紕謬荒疏之處，大雅幸賜正焉。

龔定盦之爲人，毀譽參半；譽之者則謂其才氣無雙，自成一子。而毀之者則謂其文多僞體，人是狂生；「刻深峭厲，既關性情蕩檢踰閑，亦傷名教。」（朱一新無邪堂問答）張之洞哀六朝詩亦視爲怪人，毀之不遺餘力。大抵毀之者守舊派居多，蓋彼等文章學術莫不主平正一途，新思想往往爲所排斥，而視爲詭險者也。世之譽定盦者多稱其文學，而於其得力最深之史地學則罕有說之。胡甘伯嘗以汪容甫、魏默深、龔定盦爲國朝古文三大家；謂汪文內閎肆而外謹嚴，龔文內謹嚴而外閎肆，魏文亦閎肆亦謹嚴。嚴子高謂汪文似不及龔，汪僅能及於漢，龔則已造於秦。康有爲亦稱龔定盦散文爲清朝第一。（康有爲廣藝舟雙楫）皆盛稱其文者也。卽清代末葉維新時代之南社諸君皆具有龔癖，鼓吹不遺餘力，亦多甄賞其詩古文辭，而定公所不屑措意者。梁任公少時亦深被其影響，自謂「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焉。」然其爲清代學術概論及清代學者成績之總結算二書，則並無一語及定盦之史地學也。嘗考定公史地學式微之故，則其史地之學終爲詞華所掩，不以史地學家稱，雖壯年曾參國史館席，而卑官潦倒，未暇一展其才，而當時學者對於史地學觀念頗爲狹窄，祇知研

究史地歷有長久時間者爲史地學家：如邵二雲、錢大昕、章實齋、徐星伯、張石洲、何願船、李文田、洪文卿、魏默深等諸公之有大著遺世者，而不知一身擅長政治經濟，窺千古之成敗，振一代之疲癃，讀史而得史學之精意，不以考證見長之龔定盦實爲當代未易之史才也。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鑑，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迹其平生著作之取材亦得力於史籍爲多：「言天人性命之奧旨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事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佚事，故書雅訓則又采於周秦傳記之書。」（曹籀定盦文集題辭）促進近世史學應用之發達，定公亦有一臂之力，因治史而牽連及於諸般社會科學，不爲書册所囿，斯所以爲通人歟。吾人不言定盦則已，言之，則其史地學必不能闕然不述也。

二　產生龔定盦史地學之原因

欲作史地學之評述，則必以史地學家之態度言之，庶能不失正鵠。龔定盦之史地學本非從天

上掉下來，學而知之，遂有解釋其經過之必要，我國歷來學人，自號開明者，無不涉獵史部，蓋不如是，則成爲半箇學者矣。（劉獻廷先生說）定公幼承家學：其先祖匏伯好史，批校漢書，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其父闇齋亦嘗官禮部，入國史館，蓋亦長於史學者，及定公之身，年十二受小學於外王父金壇段玉裁，年二十八又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交遊中則有地理學專家徐星伯，紀傳學家江藩，而又與魏默深齊名，其史地學自有淵源，而在一個殊時代所形成者。彼常以太史公自期，亦深信其史地學之足恃。今先言產生其史地學之背景。

（1）胚胎於樸實之學風

清代學風甚盛，經學之外，史學爲重，而地理之學亦因史學之援引而特顯。學士大夫苟非深知史地學者亦難入於通人之列。陳臥子謂「士不讀三通，是爲不通。」蓋三通亦史籍也。學人如戴震，汪中，不可謂不著，而並以不專精於史學，而受章實齋之姍笑矣。文人如厲樊榭、袁枚之輩亦對於史學特饒興趣，而皆有史學之著作，蓋史地學本爲人類知識之總匯，苟不以文人自囿，不如是將不可也。

清代樸學之風，實事求是，不尙苟同，實創自淸初諸大儒，而主張讀史救國，則自崑山顧亭林倡之也。亭林痛明社之屋由於學術之空疏，故其平生爲學，務求篤實，講求經世之務，考究制度得失，民生利病，與前史旁推互證。嘗謂「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學。」（本集與人書八）其主張讀史亦最力，引爲大誡：「世之人能讀全史而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二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鑒哉。」（本集營平二州史事序）其言之痛切如此。故其游歷所至，以騾馬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隅，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卽發書檢勘。其爲文非關於國計民生者不苟作，後人讀其天下郡國利病書，可知其治學之態度矣。其書自序云：「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國志書，一代名公集文，間及章奏文册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害之書。」全祖望謂其書「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實爲我國實用地理之首創。無錫顧祖禹蓋讀史方輿紀要，「以史爲主，以志佐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

入事，則汰去之。」（讀史方輿紀要彭祖望序）魏禧稱其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實吻合於政治及軍事地理之原則，以專門名詞言之，最小亦可稱爲歷史的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也。大興劉獻廷平生徧歷九洲，覽其山川形勢，訪其遺佚，交其豪傑，以質證所學，此種求眞之精神，實爲清儒所獨有，後人推以治學，不患無成。龔定盦實深被其影響，觀其出入蒙古一帶，研究其風土習俗、方言，其關於此類之書，皆有資於實驗，並非徒託空言。嘗有詩云：「儉腹高談我用憂，肯肩樸學勝封侯。」此其態度。一本顧、劉諸先生也，

（2）淵源於時人對於史地學之注重

史地之學包括人類知識之全，而又互相經緯，非常密切。誠欲辨其領域，頗非易事，蓋二者有輔車相依，脣齒相及之勢，故清儒無不兩者兼治，微有軒輕而已。清代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全謝山諸家，然大半兼史學家也。蓋我國地學，附庸經史，爲世所重，亦已久矣。齊召南（次風）尤精西北地理，似有神悟，袁枚小倉山房集中有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言「次風先生搜覽閎博，記性過人。新開伊犂，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册，某嶺某

驛，應宿何所，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豪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理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故凡勤邊事者靡不治史，亦靡不留意輿地。陳澧序李恢垣漢西域圖考云：「……雖然，李君著書之意，豈欲以是爲奇哉。兩漢西域傳所載，最遠者大秦、安息。今則大秦之外，西北海濱之人，已奪據天竺，距雲南僅千餘里，自中國罷兵議款，增立互市，游行天下，而館於京師，安息之外，西南海濱之人，入中國千餘年，生育蕃多，散處諸行省。近且擾亂關隴，用兵未休。嗚呼！其爲中國患如此，而中國之人，茫然不知其所自來。可不大哀乎。古人之書，大都有憂患而作也。今之爲患，爲千古所無之患，李君之書，遂爲今日所不可無之書，豈徒以其奇而已哉！」（東塾集）龔定盦治史地之學，而偏重於西北，疑亦由此志也，

（3）激發於清季之外侮

勝清自道、咸以降，外交失敗，國難日亟，割地償款，接踵而至，有志之士，蹙焉憂之。俄國與我，壤地毗連，西自新疆帕米爾高原，東迄黑龍江，延袤萬里，犬牙相錯，勘界立約之事，幾於無歲無之。俄人變詐百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凡三十年，後平定之。然以後國有內爭，則

復如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得寸進尺，慾海難塡，交涉之困難，更倍於其他列強，而我國使臣，多不諳邊務，經界不明，糊塗行事，每次交涉，吃虧尤多，滿蒙新疆各邊境，岌岌可危。而英國復欲染指，蠢蠢欲動。當時士大夫目擊世變，旣憤外人之侵侮，又痛政府之無能，則競奔於實用科學之途，高談經濟，自詡通材。汪家禧云：『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蠹空言；則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褎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是，而致用則非也。』（經世文編與陳扶雅書）故當世之學者，其研究史學，則漸知注重政治經濟方面，引古證今，大論天下之事。而研究地理者，則漸知形勢之重要，旁及水利，勤求邊事，藉挽時艱，毅然以振國威、安邊境為己任矣。魏默深之著海國圖志聖武記。徐星伯之蓋新疆識略，張石洲之著蒙古遊牧記，何願船之著朔方備乘，皆一時有心人也。定盦奇才挺出，不可一世，平身用力於西北史地最深，自負亦不凡，蓋欲藉乎以措國家於磐石之安也，尙有一佚事足為談佐者：「定公己丑四月二十八日應廷試，交卷最早，出場，人詢之。定公舉大略以對。友慶曰「君定大魁天下。」定公以鼻嗤曰：「看伊家國運如何。」蓋文內皆槃實對於西北屯政綦詳也。」（魏季子羽山珍民逸事）吾以為定公研究史地之勤力實社會環境所

促成者，不然，使其生於康熙期間，必爲考據事業所縛束，最少亦不免成爲一個稍有目光之政客而已。欲其對於史地學有所貢獻，不亦難乎？定盦史地學之優劣，容於下章述之。

三　龔定盦之史學

近人朱希祖先生之言曰：『結繩爲記事之發端，亦爲歷史之權輿。』（中國史學之起源。）然此特就時間言之，由空間而論，則史之存在，固無所謂終始，卽遠及洪荒，未有人迹，雖無史之名，未嘗無史之實；禽獸艸木，山川丘澤，史之實也；憔悴生滅，榮枯變化，史之情也。吾人固知所謂史學，非人類活動所專有，如地質有史，生物亦有史，史不能爲人類所專有，但人類能造史，故史學範圍，以人類活動爲限耳。天地之開闢，不知其距今若干年，當時尙無人類，追論傳聞，卽地質學家亦不敢妄有確定，譬如鬼魅妍媸，妄言妄聽而已，近日考古學日精。生人之始，地質學家言約在新生代，距今自五十萬年至百萬年。其分布形貌生活，今尙無可考知。進化學者之言曰，凡人類同立於大地上，則不能無優劣之分，其中拙弱不適於環境者卒受天演淘汰；而優秀之人類能適應環境乃能生存。雖穴居野處，

與獸同羣，然必其心靈高出於其他一切之動物，惟心靈漸進，見識日開，必不安於野蠻，始漸有改進生活之期望，因此而有所需於記憶力，則發明種種方法以輔之。結繩記事，是其一法。後感其不足於用，有智者出，發明書契以廣之，而書契之史因之而起。介乎結繩與文字之階級者厥爲圖畫，記事者必託於繩，其不便可知。倘無繩或未及攜之，則窮於術，進而爲圖畫，則隨在可以表其符號，以便於記憶，或畫於地，或畫於石，一身之外，不假他求。既無提攜積壓之勞，而有行所無事之便。舉結繩諸缺點一掃而空。上述三者，以書契爲最便，其他二者功用遠不及之，太古以來，能代文字之功用有三：始則結繩，繼而圖畫，終而書契，史家往往以前後二者對舉，圖畫之效用，遂爲文字所掩，不能顯著，徵諸我國，則有然也。易稱上古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書契作而史官興，創作文字，大功告成，而後有史，故太古之文字，靡不以記事爲歸。古史所紀，大都人類生活之事實，歸納言之，史之起源，直接由於文字之發生，而間接由於生活之需要，蓋需要爲創造之母也。

應用文字以作史固矣，然在上古時代能載筆以作史者，舍貴族階級之縉紳先生殆無其人，蓋封建社會，平民貴族之界限綦嚴，平民生活困難，知識低下，當然無術著史，而貴族則養尊處優，而有

暇從事文化工作，故史學開始萌芽。在昔專制時代，文化事業皆爲君主所包辦，故作史者則有史，史者乃百官之一職。蓋史之建官，其來尙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見說文序，後漢獻帝紀註引風俗通及晉書衛恆傳）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禮記內則篇：五帝三王皆有史。）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王命，外史掌書使於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据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而周代史官之位置則高至不可思議。帝王之待史官幾等於師傅。書酒誥：「矧太史友。」既稱太史內史爲友，則君主之待史官，其禮遇之隆，可以想見。又豈徒禮遇而已，即以官職論，立政記周公之言，太史與司冠並列；而顧命又冠太史於太保太宗之上，則史之官階，其占政治上重要之位置，從可見矣。龔定盦云：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有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

既勞周室，改質家蹟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聯事，三宅之事，伕貳之謂之四聖。蓋徵夫上聖叡美，其孰任治是官也。』（古史鈎沈論尊史）

觀上所述，史官之身分可謂無以尙之，以史而繫國之存亡，言之似爲誇大，但按之事實，亦理所當然。蓋古代史官，學識豐富，職掌繁難，管理文書，記載事迹之外，尙有兼祭祀、卜筮、醫術、天文等務，所以然者，古代人智幼稚，分業之事，極其粗疏，遇有長於學術者，輒謂其於學無所不包，而一以任之，而史亦嫻習之，居然爲一國學術之中心，備受社會人士之信仰，故能左右國事。而況祕密文書，爲其所掌，一旦出奔，爲敵利用，其害又何可勝道哉！嘗謂漢高祖（劉邦）之得天下，蕭何之預收秦代圖籍之功，殆居其半也。『國而無史，是謂廢國，人而無史，是謂瘺人。』（陳介石獨史）非虛言也。

(1)六經皆史論

浙東史學家章實齋大聲疾呼『六經皆史』之口號，爲千古史學闢其蓁蕪，其實此種主張，乃發起於王陽明。其傳習錄有云：

『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

「易是庖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之史，禮樂是三代之史。」

劉道原亦云：

「歷代史出於春秋，劉歆七略，王儉七志，皆以史漢附春秋而已。阮孝緒七錄纔將經史分類，不知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皆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傳之言；禮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故漢人引論語孝經皆稱傳不稱經也。六經之名，始於莊子，經解之名，始於戴聖：攷六經，並無以經字作書名解者。」

袁枚亦云：

「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史學例義序）

以上所引，對於六經皆史之誼，自可明瞭，然有比以上諸說，透闢而足爲上說張目者則龔定盦爲第一人矣。

「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

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書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鈎沈論二）

「五經皆周史之大宗」一語，實無異於「六經皆史」之語，而二氏之威權，迄未有人反對之。蓋史雖官名，而持書記事，必於竹帛，引申之，記錄於簡册者，亦得爲史，史逐流爲故事記載之總稱，而一切典籍，皆名爲史，有是書卽有是學，故謂凡百學術，皆出於史，亦無不可。龔定盦又云：

「孔子殁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蠭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留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留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稱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會歸，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

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改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法家祖。博觀羣言，旣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觝，使王政不淸，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删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剸桀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喩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鉤沈論二）

「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太氏爲有士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爲文章家祖。」（商周彝器文錄敘）

讀者觀此，得勿訝史流之大，而史權之重乎？雖然，自周而上，史學家之範圍之廣闊，威權之浩大，實無愧上述諸言，定盦引申之言猶未已也：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乙丙之際著議第六）

是則史自周而上，非特爲一代之學，且爲一代之治。福禮門（Mr. Freeman）謂「歷史是過去的政事，政事是現在的歷史。」我則謂「文字者歷史之耳目，歷史者國家之組織」也。國於大地，必有與立，與立者何，惟史而已。昔有譏人之數典忘其祖者，而預測其國之必亡，蓋本國民族之歷史，尙不自知，則要望其有愛國之念。故強國之滅弱國也，必消滅其歷史，消滅其歷史，不啻沉埋其國性，使其與之同化而不自覺。強秦之併吞六國也，卽能各國之文字不與秦文合者，而用秦之國書焉，所謂「書同文」者，卽毀滅他國之史，而發揚本國之史，使其與之同化。龔定盦又慨乎言之：

「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史之亡也。殷之亡也，孔子曰「文獻宋不足徵。」

傷殷史之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鈎沈論尊史）

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甚矣其盛也！周之東遷，官失其守，實史學界空前絕大之變遷，研究中國史學史者焉能置而不道，而龔定盦更平心靜氣，精慮覃思以考其沿革也。其書有云：

「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鄭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之其聲弦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瞽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歷，有顓頊歷，有夏歷，有商歷，有周歷，有魯歷，有列國歷，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歷敝不改，

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於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於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徵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彰，蝌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僞，乃附萇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僞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間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儀，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譣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韙彼奠世繫者，能奠能守，有歷譜諜，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餘歲，江介之

都，夸族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捹，功大亦可蒙也。』

孟子之論聖人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則以孔子繼周，而孔子亦從周爲安身立命之所矣。孔子之史學得之於周。孔子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龔定盦云：

『昔者仲尼大聖，與左丘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由此可知史官常挾皇室自重，而皇室亦叨其光。及周之末，史官在政治上之勢力，次第失墜，即名史官如老聃者流，相繼階隱，昔日赫赫之勢力，已無復存；至其失墜之原，猶有可述。一由於有力者之摧殘，蓋昔日之史，有類無冠皇帝，擁有文字上賞罰之權，專制霸王，久爲側目，晉之董狐，齊之太史，皆賞以直筆觸當道之忌，而在齊史，被殺者且有二人焉，史代之書，類多摧滅，孟子所謂：『諸侯惡其

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可為有力者摧殘史官之鐵證。則史官在政治上之地位，安得不江流日下也。

二由於史官之退化：凡為史者，皆世其業，若他階級之人，不得與其選焉。史記太史公自序謂司馬氏世典周史；則周之史官，由於世襲，從可想矣，然世襲實難得傳統之良好人才，蓋學問一門，父有不得任意於其子也。故其弊往往拘墟而不知時變。孔子言文勝質則史，其拘於虛文，而不知精義，可以見之。孔子既知史之腐敗，乃思改造之，乃竊取其意而修春秋，打破史之特殊階級，而以學問著作之權，公諸天下，以儒者身，續周之緒。歿後而繼志述事之無人，故史學遂凌夷至漢也。然史學式微之故言之甚夥，其人言之中肯者尤難其人，夢夢我思之，我惟推龔定盦矣。其言云：

「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歷不為不多，數不為不躋，府藏不為不富，沈斂辨異之士，不為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為不娭。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於梁齊，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各材，材各志，志各器，器各情，情各名，名各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聃、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丘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

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晉儒小生，稱爲儒者流則囂，稱爲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詘，此失其名也。知孔子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古史鈎沈論尊史）

總括上文而言，吾人所得而知者數事：即史之起源，史之界說，及史官之沿革是也，然於史之職有條件，及其地位之確定，猶未陳說盡致，則必爲尊史一篇以暢論之。玆錄其文而附以評判焉。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皆知之。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獄，言政，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士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獄，言政，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睞而指點焉，可謂出矣。不善入者非實錄，垣外之耳，烏能治堂中之優也邪？則史之言，必有餘寱，不善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口沸羹，彼豈能自言其哀樂也邪？則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

爲史，若爲史之別子也者，毋讕，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尊史）

龔氏以爲史者非徒知史學本身之事，而於其他科學，亦靡不宣究，反是，則不得稱爲良史，按其所指定史所應知之學，有言語學、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地理學等與一切與史學有關之學，可謂博大高明，能入能出矣。凡能具此條件者，乃能爲史。南齊書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魯特（James Ford Rhodes）謂：『除天資外，史家所應有之特性爲勤勉，正確，愛眞理，公平，對於其愼重選擇，經長久考慮之材料有澈底之鎔化，及能縮少其敍述至極小之範圍，與其全部故事，不生矛盾。』（Historical Essay 第二〇頁）則我知史之應尊，實以其難能而可貴。

觀定公尊史之文，推其心之所至，則居然欲以良史自命，心有喜樂，形於文章：

「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纏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鑄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補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曆以求之者。為禮家之儒，為小節之師。為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雅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段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眞偽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以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恤，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為其人歟！願為其人歟！」（古史鉤沈論二）

定盦於古之史家最推服司馬遷。謂其學聖人而著書中律令。（江子屏所著書敍）且其得春秋之微言大義，最足為後學所取法也。嘗有詩訓子云「欲從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抱微言

者太史氏，大義顯則予休。」（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之一）亦可見其期向之所在矣。其評論遷書，亦別具眼光，其評外戚世家傳云：

「夫六經之稱命罕矣，獨詩屢稱命，皆言妃匹之際，帷房之故者也。文王取有莘氏之女姒氏，生九男，夫婦並聖，唯此神聖克劵靈命，命以莫不正，詩人莊言之，又夷易言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南國之夫人，有不妒忌之德，使衆妾以禮進御於君，衆妾則微言之，又稍稍感慨言之，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此命之無如何，而不失爲正命者也。乃有無如何而不受命者矣，不受命而卒無如何矣。詩人則刺之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言有嫉焉，有懣焉，抑亦有欷歔焉，抑亦似有憾於無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之三詩者可以盡天下萬世妃匹之際帷房之故之若正若不正。漢司馬遷引而申之，於其序外戚也。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欷。善乎遷之能讀三百篇，闡幽微，告萬世也！」

（尊命）

其評貨殖列傳云：

「漢大儒司馬氏爲貨殖傳，所以配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同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爲詼嘲游戲憤怒之文章，僨夫！」（陸彥若所著書序）

班固譏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竊思之，固之言似是而非者也。蓋貨殖者聖賢所不廢，太公之勸女紅，管子之正鹽筴，卒收聖賢平治之功。龔自珍曰：「五經財之源也，德與壽之溟渤也。成周書眞僞半，勿具論，論堯時，堯典言百穀矣，其後但言五穀、六穀、九穀，五六九以外，蔬蓏可材，盡堯典之所謂穀也。漢儒馬融說谷繇暮之文曰「庶艱食，猶庶根食也。」謂凡艸木有根者根可食，或實可食，或華葉可食，皆曰根食，然則庶根食者，其猶百穀歟！」則是六經中有言財富，而史記貨殖列傳第一人卽爲子貢，子貢爲孔子高徒，素爲夫子所稱悅，則貨殖之無損於人格可知。故司馬遷之傳貨殖，實亦折衷六藝，而無可非議。有以爲憤時而作，有以爲戒君而作者，實未能抓着癢處也。惜乎龔定盦之史學評論僅寥寥一二條，否則盡舉而臚列之，其必有新奇論調，爲吾輩聞所未聞者也。

（2）龔定盦之方志學

『夫化民之要，風土爲先，圖治之方，志乘爲重，非徒以考古蹟，徵文獻而已，將以熟悉山川道理之險易，土宜物產之纖悉，人情謠俗之好尙。故政必因其地而施，教必順其俗而化。故志書之裨於政治不細，有心民事者之所必需，誠宜與會典相輔而行者也。』（孟塗文集爲陶方伯檄郡縣修志文。）故地方官涖任，必徵郡縣志書以觀舊迹，非徒循行故事，以爲點綴風景，餽贈寅僚之物也。實以方志爲地方之史，『集無數地方區域而成國家，每一地方區域各有其發展之序，發展之序不同，故一國中文風之文野不同，民生之菀枯不同，民德之剛柔不同，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必如是而後形成一大國家，一大民族，故欲了解國家與民族粲然萬殊之習性情狀，必自了解各地方之史始』（兌之志例叢話）善乎梁啓超氏之言曰：『吾儕誠欲自善其羣以至於大地，則吾羣夙昔遺傳之質性何若，現在所演進之實況何若，環境所重習所毆引之方向何若，非纖悉周備眞知灼見無以施對治焉。舍歷史而言治，其言雖辯無當也，中國之大，各區域遺傳實況環境之相差別益甚賾，必先從事於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後可以觀其全，……有良方志然後有良史，有良史然後開物成務之業有所憑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獻之寄而已，民之榮悴，國之汙隆，於茲繫焉。』

（余氏龍游縣志序）章實齋以方志爲國史之要删。誠爲一語中的。其實清代之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他日之史，則方志爲國史之基，洵可重也。清代修志諸公，往往對於方志之性質，不加注意，至其與國史無復會通之義，且修志諸人對於所採訪之材料，務以多删爲貴，馴至最可寶貴之材料，因求簡之故，多擯而不錄，故方志之修，理宜多立名目，廣儲材料，以備他日國史之採摘，斯爲正當之職務。龔定盦有見及此，故其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云：

「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比省志。今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他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處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剪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懼矣。明甯陵呂氏書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覩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饜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

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多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翫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縟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峪，蠻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

定盦固常以國史自任，方志之學，非所容心，故其編修方法，亦不能盡見，但主繁一說，則對於史料學碻有所長，且其所謂繁者，並不出會計委吏之徒。部籍橫前，逐事必書，苟如是，又何貴乎搢紳先生之滿胸墨汁也。善主繁者則史料雖多，而排配得法，作爲史文，讀者惟恐其將盡，斯可以稱繁矣。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繁簡之說，惟會心人自能明白，毋俟余之喋喋矣。

（3）譜學

「譜牒爲專門之學，前史往往失傳，歐陽唐書宰相系表創其例而不能善其法。鄭樵通志氏族

之篇，存其義而不能廣其例，蓋緣一代浩繁，向無專門之書可爲憑藉，故難爲也。」（章學誠湖北通志凡例。）譜牒之學來源甚古。龔定盦云：「民我性能類，故以書書其所生，又書所生之生，是謂之姓，是譜牒世系之始。」（壬癸之際胎觀。）故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氏以五帝繫牒尙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由來舊矣。龔定盦曰：「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肇焉。」（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然氏族之宗支，非譜學不能明，而先王譜學之設，實與宗法相維，王者封建，井田，學校，財賦，禮樂，政刑……萃天下之漁，網天下之目，一以宗法爲率，宗法又一寄於譜牒。噫乎，天下禍亂相尋，不知所屆，由親親之誼薄，散無友紀，而宗法不行於今也。宗法不行，宗法之不明也。使無譜牒，又烏從明而行之？是足爲宗法之本焉。（參引譚嗣同氏族譜敍例）朱九江（次琦）自序其家譜亦云：「……世祿廢，宗法亡，譜學乃曠絕不可考。」亦嘗慨乎言之矣。章實齋自述其族望表之編纂，必以世族大姓爲依歸。其言云：

「古者瞽矇誦詩並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繫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

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戶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與一鄉之賢能。夫夫家之衆寡，卽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後代方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主喬木而輕世家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可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周成周卿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湖北通志族望表敍例）

按章氏之言最得譜學之眞意，確乎其不可拔，龔定盦之爲徽州府志氏族表亦一依古法，以大姓爲主，姓何謂大？「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其義例曰：

「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

者，爲甲族，得三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義何所尙？尙於恭舊。遂著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附見焉。弗濫弗濫，書既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篋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胥梁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定盦文集補編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今觀龔氏之言，實有取法乎周官之意，六朝浮誇，不足齒數。其所建議，無懈可攻，章學誠似遜精粹。近人潘光旦君精研譜學，歷舉譜學名家，竟無一語及定公者，其故何也？豈其理論及實踐之不多，而難掛人眼角而不宣乎？

尙有一事，足徵定盦譜學之眞知灼見，不同凡俗者，則以譜牒之興，乃人各私其子孫，欲其必賢，故以祖先之嘉言善行爲之示範，於是家法家訓生，又膻而爲家譜，廣而爲家乘，二者立而諸乘舉矣。其言曰：

「民之生，盡黃帝炎帝之後也，盡聖者之後也。部而有國，殺而有家，各私其子孫。夫使私其子孫，乃各欲其子若孫之賢也，起中古家天下之聖人而問之，不易此心矣。又使天下有子孫者皆如

此心，天下後世庶幾少不肖之人矣乎！起黃帝炎帝而問之。不易此心矣，欲子孫之必賢有道乎？曰：聖者弗能，無已姑稱祖父之心，而明惠之以言。則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法，有形者也；家訓，無形者也。家法，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家訓，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之意。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為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為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譜何起？起江左。濫於唐，誕於明。賢矣，有祿於朝，則引史書貴官聞人以為祖。江左諸帝倡之，又品差之。明之文士述家譜，誕者至八十世婚媾必書，漢郡李必隴西，陳必潁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實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黃炎。漢郡何足書。我則笑之。』（定盦續集懷寧王氏族譜敍）

定盦之言，蓋甚精審，私之一義，非他人所敢言，亦非他人所能言。龔子之論私義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為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為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

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定盦續集論私）定公之言雖辨，其實有至理存焉。是知世之所謂大公無私者，爲不近人情，如楊朱墨翟之流，不免有無父無君之謂。旣名爲人，焉能無私？旣爲社會之一員，又焉能無私『且夫貍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頳頩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知有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論私）由此觀之，則人人望其子孫之賢良，以光大其族，爲後代所矜式，則其克修家法，瓶設家訓，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恤，膢臘祭饗飲食相周旋，毋以財失義，毋以忿廢親。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譜牒所由作也。定盦又以爲吾人盡黃帝炎帝之後，對於文士述家譜之扳付華腴，虛張勳伐，誕者至八十世婚媾，必書漢郡。甚以爲非，蓋吾人宗枝，同出一源，而誕者徒事扳坿，旣不能尋根溯源，又不能實事求是，甚無謂也。又從而申之曰：『古之有姓氏，有譜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盡黃炎之

裔，姬姜子姒嬴芊之人也。若夫草莽市井之人，叢叢而蟲蟲，不出於黃炎，其先未嘗得姓受氏之榮也。」（京師悅生堂刻石）此語可爲譜學成立之一原理，故著於此，以覈前說。

（4）龔定盦之史學方法

清代史地學之發達，乃樸學運動促成之，前已言之矣。其實所謂樸學運動者，不過是史學方法之運動，顧亭林教人爲學之方，先從文學聲音下手。「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顧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前者爲校勘之學，後者爲聲音字義之整理會通，其實皆史學方法之一部而已。胡適之有見及此，故云：

「樸學是做實事求是的工夫，用證據作基礎，考訂一切古文化。其實這是一個史學的運動。是中國古文化的新研究，可算是中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e）時代，這個時代的細目有下列各方面：

（1）語言學　包括古音的研究，文字的假借變遷等。

（2）訓詁學　用科學的方法，客觀的證據，考定古書文字的意義。

(3)校勘學　搜求古本，比較異同，校正古書文字的錯誤。

(4)考訂學　考定古書的眞僞，著者的事蹟等等。

(5)古物學　搜求古物，供歷史的考證。（胡適文存三集卷一頁一三三——一三四。）

上述五門，不過爲史學方法之初步，詳言之，即史料之整理與論定而已。但以上每種盡屬專門，清代大儒，有終其身從事於此，而猶未克登峯造極者蓋比比然也。龔定盦故富有樸學之精神，而又能深入其境，甘苦備嘗，復天才獨出，故每樹一義，考一事，精賅無倫，得未曾有新知之富，高掉羣倫。茲補述之，願爲先導。

(1)語言學

定盦之語言學，乃得諸其外祖金壇段玉裁氏。故嘗有詩自述云：『圖籍移從肺腑家，而翁學本段金沙。』（己亥雜詩之一）『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抱小）定盦小學，碻有淵源，而天才獨至，乃成績迥不猶人。其論語言之起源云：

「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淸，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擬上今方言表）

其論小學發展之程序，及治小學之方法則有家塾策問一道：

「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諭書名。六書學，三代綦重之矣。……漢安帝時，許冲上其父南閣祭酒愼說文解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說文形書也。顧一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以字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伸之義，有假借之義，往往引申假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者……六書之目，有體有用。……二用中之假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假借亦必中師法。……周末漢初，經師口授，不著竹帛。又或用方言，是故羣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母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說文稱經，與羣師之稱經異。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其可也。……許之言六書與鄭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弟小

不合，形聲與諸聲殊趣。……今音古分十七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臚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籚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闌入，乃羣經所有之正字，亦頗有不收者。況本書見於說解所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即某字當之歟？……古均各家，疎於十七部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六書爲小學之一門，聲又爲六書之一門。等均之學，又爲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爲而不屑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與？意者謂古均足裨經讀，而等均爲餘事。不知古均明而經明，其體尊，等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博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爲凡將急就滂熹元尙訓纂所未及，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定盦文集家塾策問一道）

案上述之言，乃龔氏教授諸生之小學問題，今擇而臚之，亦足窺見其主張之一斑也。龔氏又以爲治經莫尙於小學。且述王引之言曰：「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讀此可知其平日治學之期向矣。

定盦好游，足迹半中國，雅擅方言，富於雄辯。雖流寓他方，而操語無異世者。遨游大江南北，凡騶卒謂其爲燕人，凡舟子謂其吳人，其有聚而轇轕者，則兩爲舌人以通之。嘗有詩云：『北俊南孊氣不同，少能炙轂老能聽，可知銷盡勞生骨，卽在方言兩卷中。』（己亥雜詩之一）蓋紀實也，定盦嘗以爲『古之世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壬癸之際胎觀第三）彼先認定古今方言之不同，遂於研究古音之外，不廢今之語言。因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歲而成。首滿州，臚十八行省，終流球、蒙古、喀爾喀。而述其旨云：

『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淸濁侈弇鴻纖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虖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考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擅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延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晉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

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擬上今方言表）

定盦之今方言書，現已失傳，祇存其表，其方法雖屬模糊，然推其志可稱實事求是，有功當世者矣。

定盦尙有一絕詣者，則蒙古語言之研究也。淸代學人研究蒙古語者少，而深造有得，著書立說者尤少。而龔定盦竟能於漢、滿、蒙、回、藏五族之言語，悉鑽而通之，誠難能而可貴者矣。其爲蒙古聲類表序自記曰：

「治六書小學與四裔之學兩不相涉也。因小學中有聲一門，聲之中有大韻、今韻、等韻三門。等韻中有西番一門，暇日聊以意推之如此，而凡史籀中聲音轉變之地名、人名、官名采易從今讀者，亦既掣其樞紐矣。」

其序曰：

「自國語（滿洲語）以至額訥特珂克、土伯特，以至天山北路準部，南路回部，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爾喀四大部，反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而溯

源，因子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師心之尚，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爲貴聽矣。但其義例，觸手鉤棘，道出於天籟無不同，法成乎人，例實不一。自國書十二篇外，經典白話，同爲世尊之所宣說，同是阿難之所結集，譯祖東游震旦，筆受一經之文，先後數譯，倘爾乖迕。若夫神珙所製，司馬光所圖，與德幹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織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睿指，或煩定正，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以準部有託忒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譾愚，冥搜博采，求其貫通，不亦勞矣。今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然後準的可得而定，義例可得而擇也。……」（蒙古聲類表序）

觀其所言，可謂體大思精，卓然不朽也。定盦歿後數十年來，吾華學者研究西北地域之語言，而自成系統者實不多，而外國如俄、法、德、英、瑞典、日本諸漢學家，乃反孳孳然致力於此，而我國人反拾其唾餘，以撐門面。相形之下，殊覺定盦之可愛也已！

定盦語言文字之學，所以尠人知者，一則絕學難傳，無門弟子爲之繼意述事也；二則好高慕遠，所學非一，不若金壇段氏，高郵王氏之畢生精力究心於聲音文字之學，著書之多，流傳遠也。故吾人所窺見定盦語言文字之學者，厪爲起例發凡，及其他未竟之業也。

(2)校勘學及考訂學

校勘考訂之學，爲鑒定史料之陰鬱工作，能使歷史之知識成爲深密精確，如無校勘考訂，則無歷史矣，凡治歷史科學，第一步必要之工作爲審查史料之眞僞，簡稱可曰『辨僞』。蓋不經此步工作，則任何材料都供撏撦，生吞活剝，自侈多文，必致下筆千言，離題萬丈，作者盡力而爲，讀者不知所謂。中國僞書之多，令人咋舌，不加別擿，爲害非輕，故校勘考訂之學，實爲當今之急。世有良史，必加意焉。故Saint Gerom（拉丁神父紀元後三三一至四二〇）有言曰：『世事苟不務其細者，則不能成其鉅者。』章學誠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校讎通義敍）校勘學卽目錄學。龔自珍曰：

『目錄之學，始劉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勗中經簿，宋崇文總目，館閣書目明國史經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錄，則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頗相資爲用，不能以偏廢。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載卷數，或兼條最書旨，近世好事者，則又臚註某鈔本，某槧本，某家藏本，茲事最細，抑專

門之業，必至於是，而始可謂備，則亦未易言矣。』（上海李氏藏書志敍）

言目錄學者必以劉向父子爲不祧之祖，其功甚偉。龔定盦曰：『劉向有大功，功在七略。』（非五行傳）又謂其著書中律令。其私淑之至，無異章學誠也。龔氏年十六讀四庫全書提要，是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壬午歲，不戒於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什八九。定盦對於辨僞勞作，亦嘗痛下苦工，然其最有成績者，以余觀之，則其所作六經正名一篇，足稱劉氏功臣，而與章實齋把臂入林者也。且其對於史料之分類，（今之經，昔之史）簡潔盡致，世之尊經而不得其道者，應出一通置之座右。龔氏校勘考訂學之大端，亦可以此爲代表也，未能割愛，姑盡錄之，本不欲割裂原意，而又省解釋複述之勞也。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覯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

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肊曾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于經，羣書頗關經，則附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說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稱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附之于禮，等

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傳學明辨愼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閎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

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為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為經，以記為經，以羣書為經，以子為經，猶以為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儓為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者，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定盦校讐之法，乃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可謂得其所矣。且擬欲就周書去其淺誕，剔其譌衍，寫定十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銘，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桑欽水經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尚書。左氏春秋。（宜剔去劉歆所竄益）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十之四），小戴記，加周髀算經、九章算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歌、饒歌，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參引六經正名答問五）龔氏之言論雖奇，然亦無背乎劉向班固之旨，至其分類之詳細，用心亦有頗焉。

其餘校勘考訂之文，關於經史者則有下列諸篇：(1)六經正名答問五道，(2)說中古文一篇，

(3)志寫定羣經，(4)最錄穆天子傳，(5)非五行傳，(6)與陳博士箋，(7)表孤虛，(8)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9)最錄尚書考靈耀遺文，(10)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11)最錄平定羅刹方略，(12)與人箋第四，(13)附與江子屏牋，(14)太誓答問一至二十六。其關於子集者則有：(一)最錄急就；(二)最錄中論；(三)最錄歸心篇；(四)最錄神不滅論；(五)最錄李白集。

嘉慶壬申歲定盦校書武英殿，是爲平生爲校讐之學之始。戊子歲成尚書序大義一卷，尚書馬氏家法一卷，太誓答問一卷。癸巳歲成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又爲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爲漢書隨筆得四百事。癸巳歲成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考。所知止此，他無可考矣。

(3)古物學

古物學爲專門之學，即昔人所謂金石學也。吾國金石學權輿於宋代，至有淸中葉作者日衆，駸駸乎爲史學之中堅。迨近數十年，考古之學日精，而金石學之名亦不足以範圍之也。宋人之治斯學也，初非以賞玩爲事。歐陽修爲集古錄十卷既成之八年，詔其子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

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癖，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可與史傳正其缺謬者已粗備矣。』歐公爲宋代第一金石學家，而其目的端在於史料，則可知金石之可證經史，爲足尚也。

定盦研究古器物學甚早。年十七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彼固世家子，吉金貞石，多所儲藏，迹其所爲，非徒以鑑賞爲事，將以考古代文化之蹟也。彼以爲金石者，史之所寄也，古人之言動悉寓乎其中也。其言曰：

『古者刻石之事者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歧出則刻石，主於考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說刻石）

『廟有碑。繫牲牷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

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說碑）「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載鐘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人皆中大夫之材者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愼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隟；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隟；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隟；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隟。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氏爲有土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爲文章家祖。」（商周彝器文錄敍）

三代宗彝之外，漢器定盦藏者亦甚多，酷愛之，嘗自侈其富云：

「余嘗攷漢氏，雖用徒隸書書一切奏記，而宮府崇尙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衆體，不得爲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石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漢器文錄序）

其於鏡則可窺詩體之變遷：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謠諺之間，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貺夫言詩者也。其用韻則不可以周之諸聲求之矣。」（鏡錄序）

其於瓦則可觀朝局之興替：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籍錄也。其瓦黝以温，其文字多哀麗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噫！可以識炎運之西隆，窺劉祚之東替也矣。」（瓦錄序）

印雖小物，而亦有用：

「……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於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篆白乎史，是則思古人之深情也。」（說印）

定盦之金石學，非專門也。特其古學淵深，目驗亦富，故每發一議，自有其不可磨沒之處耳。且其篤志考史，殊可嘉也。嘗撰金石通考五十四卷分序、佚、未見三門，書未成，成羽琌山金石墨本記五卷。羽琌之山典寶記二卷。爲鏡苑一卷，瓦韻一卷，官印九十方爲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皆不行於

世，此其大略也。定盦集中，尙有論列金石之文字三篇：（1）說宗彝；（2）說鼎；（3）說衞公虎大敦，爲前所未及者。

四　龔定盦之地理學

我國地理學向附麗於歷史，爲歷史學中之一部，此我國昔日學者科學頭腦尙未充分發展，故有此體統之分類，甚無謂也。通常歷史，均記載人類社會政治生活，意志行爲；但人類雖有戰勝自然之處，然仍受地球上自然環境之影響甚深，若地球之形勢與今日異，則吾人之歷史必完全不同，此理至顯，無待證明。地理之勢力且超乎歷史之上。昔法國總統迪千奴氏(Paul Dschanel)謂歷史爲地理所產生。斯圖亞特朝初期，英國地理學家亥林 (Poter Heglyn) 亦謂：「地理無歷史，仍有其生命及動作，信矣；但其爲雜亂無章，而不穩固。歷史若無地理，則不啻一巨獸之尸，既無生命，又無活動可言；傾其量，亦不過能依了解之能力而使之遲遲行動耳。」則是地理學之重要可知，而其不可附庸於歷史學之理由，又更無須述矣。

地理之學，清儒倡之尤力，間雖與歷史並修，不甚區分，然亦各有偏倚，故專以地理學名家者，實繁有徒。西北地理學，百餘年來，中國學者極注重之。其最著者有徐星伯、張石洲、龔定盦、魏默深、何願船、沈子惇、施北研、李苕農、洪文卿、丁益甫、沈子培、屠敬山、柯鳳孫、王靜安等，而龔定盦尤有精到之處，定盦幼有志，欲編覽皇朝輿地。（黃山銘序）尤留意於四裔之學。其於西北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源流分合之蹟，爛熟胸中，不同凡俗，程大理同文修會典，其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定公輔之校理，是爲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始。大理沒，而定公精心結構之蒙古圖志竟不成，殊爲可惜。嘗有詩云：「手校斜方百葉圖，官書似此古今無，祇今絕學眞成絕，册府蒼涼六幕孤！」（己亥雜詩之一）蓋自悼也。蒙古圖志一書，雖未告成，然其計劃大概，固可於擬進上蒙古圖志序中知之。（文集卷中）文云：

「……竊見國朝自西域蕩平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事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所施設政事，著錄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鎭江、楊州，既富既鉅，永永不朽。臣考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

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鄰國之俄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北海內衛。今葱嶺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仲管削簡，䚡理其迹，闓豁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

其表十八爲字類表、聲類表、臨莅表、沿革表、氏族表，在旗氏族表、世系表、封爵表、藩降表、旗職表、寄爵表、喀爾喀總表、賽音諾顏總表、新遷之杜爾伯特表、四衛拉特總表、烏梁海表、也爾虎表、青海蒙古表是也。附哈薩克布魯特二表，則徐星伯所述也。至十二志爲天章志、禮志、樂志、昇度志、旗分志、會盟志、象教志、譯經志、水地志、臺卡志、職貢志、馬政志是也。其造端之宏，規模之廣，於此見之。苟能成書，必能爲西北輿地學界闢一新景象矣。此外定盦關於西北地理之文字，有西域置行省議，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等書，與人論青海軍事、北路安插議等論。其西域置行省議，條陳疆理之道，富教之方，屯田制度之改良，財政調度之注重。歷舉天山南北路各府州縣地理形勢，如指諸掌，誠爲不刊之議，

乃於光緒初一一實行，可謂能先覺者矣。嘗有詩云：「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看夾漈，五十年中言定論，蒼茫六合此微官。」（己亥雜詩之一）其自待已不淺。其上國史館日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誤，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職也，乃上二千言。一統志雖成於淸初徐健庵、顧景範、胡朏明、齊次風諸人之手。載事者皆一時碩彥，其後復經數度綴修，然於西北塞外事，疏誤至不可勝數，定盦時爲校對官，有見及此，乃列舉其疵，若者宜補苴，若者宜刪除，若者宜更易，凡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尙多，猶未罄宣也。其見之大，而學之博如此，乃不克身修國史，爲斯學光，殊爲可惜。梁任公曾謂淸代地理學，偏於考學，故活學變成死學，今觀於定盦之西北地理學，天人一貫，經緯萬端，可以一雪此言矣。

結論

尙有一事，欲爲諸君告者，則定盦掌故之學，尤有特色。定盦精求本朝掌故。其先祖官禮部，其父又官禮部，及其身三世矣。髫丱以來，即閑掌故，故常以自豪。其關於掌故之文字，有撰四等十儀、祀典雜議五首、上大學士書、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等篇。以其瑣碎，故不論焉。

抑余聞之，定盦治學甚勤，公餘手不釋卷，又不屑意家人生產事，故雖走入政途，依然不廢學問。奈潦倒卑官，未克盡表其長，即如史地之學所傳於世者，亦太山一毫耳。緬念前修，可爲浩歎。楊象濟詩云：

「輿圖學可媲洪九，默深申耆以逮君，
新疆置省言諤諤，說居庸者秋水文。」
「斯才不令修青史，乾隆以還無與倫，
衣香禪榻等閒死，應爲皇清惜此人。」

（右見汲庵詩存）

六　龔定盦之金石學

龔定盦之文學及其經學，爲世所推重者久矣，而罕稱其金石學者，蓋今日金石一門，好之者日鮮，非爲專家，鮮有注意，定盦本不須以金石名家，其不朽別有在，而關於金石之著述，又散佚甚多，殊難窺見其造詣之程度也。近年以來，學者雖好討論昔賢之學術，然對於定盦則未有人負介紹之責，而對於其家學淵源之金石學，尤置若罔聞，雖曰專門科學，甚難其人，然未必非囿於見聞，而避難就易也。余不敏，關於定盦之考古學，亦嘗擇述於龔定盦之史地學一文，惟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未足表揚定盦此學於什一，茲特重論之。自愧非考古學家，所論或未能鞭辟入裏，繩愆糾謬，敬俟高明。

一　定盦金石學之淵源及其著述

清代金石學之盛，實自顧亭林倡之，亭林謂金石之學，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自此後說經家遂以金石學爲經學之輔助科，一時名家，先後輩出：如朱彝尊、錢大昕、阮元、孫星衍、武億、汪中、段玉裁、包世臣等，皆足以名家者也。而定盦即玉裁之外孫。玉裁爲清代第一小學家，定盦年十二，即從受許氏部目，爲其平生以字說經，以經說字之始。研究考古學者必先道小學，則定盦童時，段先生已爲奠考古學之基礎也。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据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字，則能利用金石學以治小學也。龔氏家世清華，憑藉豐厚，其古物儲藏之富，既頗可觀。而所與遊者常州學人如孫星衍，揚州大儒阮元，並深契之。阮元居杭州日，嘗詐聾避俗，而龔氏走訪則流連竟日，傾筐倒篋；時人爲之語曰：『阮公耳聾，逢龔則聰。』可見二人交情之契而文選樓所藏，要必多定公所鑒定者矣。他如周中孚、徐松、包世臣、汪藩、何元錫之長於金石學者，定庵亦皆得師友之。天性好游，足跡半天下，殊方古物，恣其搜羅，羽陵山館，翠墨淋漓。其雜詩云：『我有秦時鏡，紛虬龍蟠痕，我有漢宮玉，觸手猶生溫，我有墨九行，驚鴻若可捫，玉皇忽公道，奇福三至門，欲供三炷香，先消萬古魂，古春伴憂患，詰屈生酸辛，且搨三千本，贈與人間存』可證。又嘗求日本佚書於番舶，願與家藏三代鐘鼎吉金之打本

易，亦約七十事，其收藏之豐富可知。嘗有句云：「自古詞人多性癖。」好古，蓋其癖矣。而自稱則借此瑣屑之課，以洩耗其奇氣云，其然豈其然歟？所著金石學書，已成或未成，都不傳於世。玆錄其目於下：

金石通考五十四卷（分存佚未見三門書未成）

羽陵山金石墨本記五卷

羽陵之山典寶記二卷

典客道古錄奉常道古錄各一卷

鏡苑一卷

瓦韻一卷

漢官拾遺一卷（輯官印九十方）

泉文記一卷

吉金款識十二卷

漢器文錄

以上所錄之書，今雖已不可復見，所存者第有數篇金石文字，然亦可窺見其所學之深邃，有異乎世之骨董家所爲也。茲請言其金石之學。

二　吉金之部

吉金文字之學，肇於兩漢。武帝時，李少君識柏寢之器；宣帝時，張敞釋美陽之鼎，著於史篇，班班可考。厥後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竇憲征匈奴，單于得漢北古鼎以遺竇憲，案其銘文，知爲仲山甫作。許愼敍說文解字，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此均吉金文字之學肇於兩漢之徵。至宋而始有專書，趙明誠撰金石錄，而金石學之名始定，其所涵者乃古器物及碑版而已。時甲骨及木簡猶未發現，故金石二項，已可包括古物而有餘。至清代而金石之學始大盛，一時樸學如顧亭林、朱竹垞、錢竹汀、阮元、武虛谷、孫淵如之流，無不致力於此，遂造成一種風氣。一時士夫，乃『家有其器，人識其文。』蓋淸代雍乾之間，家給人足，士大夫得雍容以玩物爲務，且經學盛行，小學尤精也。但考釋尙沿宋賢之舊，訂正無多，且多斷斷於一器之釋文，碎義逃難，輾轉鈔襲，而於器之用途、背景，及其

定義，反抄注意及之。有之其惟定盦乎？定庵於金石學，分類甚清，時有新意，出人想像之外。其於古器物，則總名之曰宗彝，而注其定義曰：

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曁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

定盦之說，禮家言也。宗彝尊矣，其用若何？定盦分爲十九目：

（一）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則爲不孝。

（謹案，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曰：『凡家造祭器爲先。』古人之厚於追遠也如此。記又曰：『祭器敝則埋之。』蓋不欲人褻之也。則祭器之重可知矣。）

（二）古之養器也——所以養耆老，受祿祉，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則爲不敬。

（三）古之享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享器具則爲富，享器不具則爲不富。

（四）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貯重器，所以鳴世守，姼祖禰，矜閥閱也。

(五)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

(六)古之好器也——享之日,於是有賓,於是有好貨。

(七)古之征器也——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謹按:有旅事之器,銘曰:『以征以行』是也。

(八)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按古器以此種屬爲最多。)

(九)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詞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案劑爲券書,所常見者,如曶鼎,鬲攸從鼎,散氏盤諸器,所敍述皆分田正界之事,眞所謂約劑也。)

(十)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分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從。(如左傳昭十五年,籍談云『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定四年,祝佗云:『分魯公以彝器』是也,而楚靈王亦云:『四國皆有,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許我乎?』則以分鼎爲名分之爭矣。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之類是也。)

(十一)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從。(如魯公賂荀假以吳壽夢

之鼎，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之以紀甗；鄭賂晉以襄鍾；齊人賂晉以宗器；陳侯賂鄭以宗器；燕人賂齊以斝耳；徐人賂齊以甲父鼎；鄭伯納晉以鐘鎛是也。）

（十二）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

（十三）古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性。（其器銘曰「爲某姬作」「爲某姜作」者是也。）

（十四）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

（十五）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

（十六）古之殉器也——槨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

（十七）古之樂器也——八音金爲尊，故銘之衎神人也。

（十八）古之儆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如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王受丹書退而爲戒書於席於机諸物皆銘以自警。」是也。）

（十九）古之瑞器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

士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

以上十九說，皆定盦稽諸史籍而有徵者，核諸目驗而不爽者，其分類之精當，制斷之謹嚴，頗爲前人所不易到，允爲金石學之人門法規。古器本有自作與非自作之分，定公曰：「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旂，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古器之種類雖多，然以十九說，二大端包之無遺。古器之可貴者，則以其爲家國之守器，其吉凶常變，與衰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蓋子孫之不能守其業，即不能守其器也，器爲古人所尊如此，而爲之銘者又皆出於一時賢人君子，非才藝優美，不敢與於其選，所謂器物能銘，九能之大夫也。

夏器不可得而見矣，至商器則頗多流傳，以象形指事爲多。有執干、執戈、執弓諸形者，所以旌武功也。有弛弓形者，著偃武之義也。有雙矢形者，取合族之義也。有阜形者，所以祝壽考也。有受册者，膺寵命也。有荷貝者，榮賚予也。有爲饕餮形蠆形者，示垂戒之意也。凡此之類，不勝枚舉，而銘詞甚簡，如父乙、父丁、父壬、父癸、祖辛、伯己之類。而入周之後，辭漸繁縟，自數十字至數百字不等，命意深厚，有典有則，允爲文事之宗。商人尚質，周人尚文，於此概見。𩰫定盦亦云：

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載鍾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人皆中大夫之材者。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愼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氏皆爲有土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爲文章家祖。

由是觀之，治經史學者不能遺金石文字，甚至治文學者亦不能遺金石文字。定公經學大師，文學鉅子，尤不得不篤好之。定公所著金石考證文字，與經史小學相通，其說𣪘一篇，尤多精確之論，大有功於小學。蓋先生於古籀之學，深有心得，以此而言吉金文字，自覺豁然貫通矣。錄之如左：

天下先有雀，後有𣪘（卽爵字。）先有𣪘之器，後有𣪘之字。雀也者，兆𣪘者也；𣪘也者，兆古文𣪘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𣪘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𣪘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曷爲不可？中隔一層矣。先言𣪘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咮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

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羇也；腹傍有柄，可容手，⿱髟足也；甚竦，⿱髟足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爲斝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鬯之洩其馝也，爲之蓋；慮飲之饕也，爲之三柱；植然辟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髟足，增一足；踆踆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斝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髟足，三足，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斝也何如？曰：亦象斝形而已矣，追問雀哉！小篆上有蓋，承之以二柱，其中爲腹，其右象流，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鬯，从又，鬯以實之，又以持之者，若夫古文則無鬯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劃彣彰，下垂三足，非斝之全形而何？曰：斝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斝形而已矣，追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余獲古斝七，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搨以謂學徒，學徒見搨本識古器矣。夙昔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爲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爲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其字，則曰古彝器贋矣，此有蓋者非斝。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咮腹尾⿱髟足趾。兩不可也。余兩遘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附　定盦藏器及釋文輯

定盦先生嘗爲吾粵吳榮光校訂金文，吳榮光以其筠淸館金文一部分付之而定盦爲之聚拓本，穿穴羣經，極談古籀形義，爲題跋若干篇，間有及於定盦所藏者，並入吳氏筠淸館金石一書，東鱗西爪，無復次序，今加詮次，藉窺龔氏金石學之一斑。龔氏金石文字，遺佚既多，蒐羅不易，此尤可覩同吉光片羽矣。

一、商代

仲東尊

右仲東尊，高九寸三分，深八寸二分，口徑八寸三分，脰圍一尺六寸二分，腹圍一尺九寸七分，足徑五寸八分，重五十六兩四錢五分，腹周雷文，閒以饕餮鼻飾，犧首純緣及足，樸素無文。銘作「中東作旅車尊彝」七字。龔自珍曰：旅是祭名，車形則取車服之錫而告其祖。旅與出師載主卿行旅從皆無涉。古器凡言旅者，皆祭器；凡言從者，皆出行之器，如從斿，從鐘，從彝是也。祭器不踰境，

蹤境者用器耳。於此發其凡焉。

內言卣

龔自珍曰：史記集解引鄭康成書序注曰「伊尹作肆命。」肆，陳也，陳其政教之命。可見商有內言之官，大誥序注曰：「洪大誥治者，洪代書也。」可見國有內言之官，此銘云內言，不能斷爲商，爲周，以其近古文，存於商代似可也。

父丙爵

器作魚形，有父丙二字，仁和龔定盦禮部自珍藏器。

父丁爵

定盦文集有說爵一篇指此。

七月爵

器文爲「七月爲□太子鬴彝」龔定盦云：七假桼爲之，月象哉生明之形。此以紀月包紀日矣。爲象母猴形而省篆文爲之，半尊从司，司者治也。古文合數文而會意者，其文隨時隨地更易，假

令此器作於七月望，則月字必爲圓形，作於上弦，則月字必爲◐形，作於下弦，則爲◑形。此商及西周古文之例，亦銘器之例。

舉蘂舉

龔定盦搨本。

方鼎

龔定盦藏器。

女婺彝

龔定盦搨本。

二、周代

衞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尙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尙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閻氏。龔子過閻氏，始見大敦，魂魄震慴，旣九拜。言三月恭，步三月縮縮，息三

月不能闢。乃退而治其文。阮尙書著錄此器云：召虎。今諦眂文从章，是衞虎，非召虎也。云王在㫃，今諦眂文从𣶒，是王在豐，非王在㫃也。云衞有臣名愛，今諦眂文，从鹿，是衞有臣名麀，非名愛也。龔子之藏器無及百名者，衞公虎大敦百有三名云云。說見文集。不盡錄。

齊侯罍

此二壺文，第一行𩰫，阮釋作罍，龔定盦作䲨，云齊侯名。

第十二行乎堇，阮作子黃，龔作邑堇。

第十七行𠛱，阮作釗，龔作斪。

第十八行乞𥎦𢓊。阮作氣飲食，龔作乞嘉命。

齊侯仲罍

第十四行㗊邑，阮作部邑，龔作都邑。

睘卣

其文曰：『隹十又九年王在宔王姜令乍冊睘安从𦣻賓睘貝布揚王姜休用乍文考癸寶尊

器」龔定盦曰：此成王祭文王廟器也。室卽淸廟中央之室。書洛誥「王入太室祼，」祼獻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王祭畢入太室，行獻尸之禮，故曰王在室。因而王姜得行祭禮。行冊命自王姜，故曰王姜令作冊，令命也。睘安史氏名，从或釋作人重文。今按从人从二，二人爲从，定爲从字。睘安从者，从王姜在廟也。皕或釋作伯重文，今按从百从二，二百爲皕，定爲皕字，卽奭之省文。說文「奭，」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皕賓者，時召公助祭，王以賓禮禮之。書「王賓殺禋咸假。」王賓卽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於王。」禮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謂諸侯來朝，王以賓禮待之，是諸侯有爲賓於天子之誼，故曰賓也。睘貝布揚王姜休者，睘受王命，以貝布揚王姜休也。文考卽文王。癸，古紀鼎彝器次弟常語。

盥卣

龔定盦云：盥者用爲歃血之器。

伯稽爵

龔定盦搨本。

癸豊觚

龔定盦藏器。此觚脩頸侈口而哆其外，中央爲觚稜，銘在腓間。銘曰癸豊。豊行禮之器，象形，脩而有腓，其象之矣。

父癸角

銘云：「丙申王錫南亞斐幼貝十鬲用作父癸彝」龔定盦云：說文鬲部鬲實五穀。五穀者六斗也。許書於器名則不言其所容受，於量名則言之，可見鬲是古量名，其重文从瓦，蓋以陶爲之。貝或以朋計，或以器計，或以量計，此十鬲則六十斗，大略侈其多也。幼之異文從大者，古之字義，以相反而相成也。幼本以么，么貝最小，幼貝次之。王莽時常行之。

伯箕父簠

銘云：「唯白箕父廌乍旅瑚用丐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之」龔定盦云：讀唯白箕父作旅瑚爲句，鹿龜二文別讀，是蘄年之吉語，非白箕父名鹿龜也。

師寰敦

文曰：『王若曰師寰戚淮人□我□晦臣今敢博乃衆叚反乃工事弗速我東域今余肇令汝遳齊師其贅□□左右虎臣正淮人卽□乃邦嚚曰冉曰苯曰鈴曰達師寰虔不墜夙夜卹乃□事休既又工折首孰□無諆徒馭毆孚士女羊牛孚吉金今余弗叚組余用作朕後男巤尊敦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龔定盦釋云：籀文子字與巤同。字詳說文子部及囟部。叔重之意，蓋曰巤本非子字，而籀文以爲子字也，亦形近而假借之例。此男子卽囟部說解之左證。

叔皮父敦

龔定盦搨本。

司土敦

龔定盦搨本。

兵史鼎

右兵史鼎，高四寸一分，深二寸三分，口徑七寸八分，體縱六寸四分，橫七寸，足縱六寸，橫八寸八分，重六十兩，口微侈，因著雷回饕餮之狀，兩耳四足俱獸面，銘作『齊兵（必左右兩手形）史

喜作寶鼎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龔定盦曰：齊下非葬史，葬从囚屮，細讀搨本，不見四屮形，葬史亦不見故書雅記，此兵史耳。說文兩手奉戈爲戒，兩手奉斤爲兵，奉干亦爲兵，奉盾亦爲兵，奉干者古文，奉盾者籀文，奉斤者小篆也。此爲兩手奉必，必者戈柲也。周禮夏官司兵史二人，司戈盾史四人，皆卽兵史之謂與？

韓侯白晨鼎

銘作「惟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韓侯白晨曰𤔔乃祖考侯于韓錫女秬鬯一卣元衮夜轡夫赤旅勵鞶畫旂轎𢦏虎□冕□里轡□驖旅五旅弓三矢二旅弓旅矢必戈綏克用夙夜事勿灋朕命晨拜䭫𩠐敢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德公宮尊鼎子孫其萬年永寶用」龔定盦釋云：夫赤旅也者，大赤旂也，大假夫，旂假旅者，古文以爲大，古文以爲旂也。勵隸作駕。說文巾部有幃，韋部無韡，韡禪幌也。从馬从壬者，鐵之省文，（非壬癸之壬，音他鼎切）驖者，黑馬也，柲之爲必，省文也。攷工記縪借必爲之，圭之飾；此柲借，必爲之，刀之飾。虎下一字疑韔之省文，交韔虎韔見詩。𢦏也者，交之假也。旅五旅者，徒衞二千五百人也，黑轡義未聞，弓三矢二爲合文，弓何以三，矢何以二，義未聞。旅弓

旅矢。則黸弓黸矢之假也。勿渫朕命也者，渫𢗴也。

閗鼎

閗作齋。龔定盦曰：「齋不見說文，齊盛非鼎實，此齋之通假，說文不收是也。

晉姬鬲

晉姬作㠱齊鬲。龔定盦曰：說文巳部有㠱，訓長踞，於義無取。齊歸父盤巳作忌，此作㠱，實皆己字。古文施身自謂。曰己者何也？謙詞也。己在天干爲第六，自居卑幼，故曰己。後世自稱某甲某乙，亦其例也。籀文繁而喜新，假从己之文爲之，或作忌，或作㠱也。

伯鼻父盉

龔定盦搨本。

宵旅彝

銘作「宵作旅彝」龔定盦認第一字作岁，且論岁非人名，此殉器甁壺之屬。

兮中鐘

龔云兮乃羲之省，羲中所作器非一，舊釋皆作乎中，誤。

虢叔編鐘

龔云：此銘後半闕，大意與前鐘同，第二十三字右从卒，極似醉，但未詳其左所從，姑闕。

從鐘鉤

龔定盦藏器。

剌兵

龔定盦搨本。

三、秦代

鏡

龔定盦藏器

四、漢代

龔定盦藏器

㭬豆一，古文。王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斛熏鑪一，小篆兼隸書。大小洗十有五，中有他人者，皆小篆兼隸書。鏡五。

龔定盦揭本（有跋者）

阮氏藏史賓鉼一，古文也，林華館鐙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鬲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鋗一，錠一，小篆；秦氏藏魯共王熏鑪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鄴公鼎一，籀文；顏氏藏慮俿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鐙一，隸書兼小篆及諸家鏡三十有九。定盦自序云：起高文之世，訖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箸不僂指焉，醜醜麗頑，又往往璆然振其銘辭，可續周天府矣。可以見其藏彝之富矣。

五、唐代

魚符一

龔定盦揭本。

三　樂石之部

刻石之發明當在銅器時代之後，卽三代是矣。碑碣未興之前，祇有刻石。史記秦始皇本紀凡言頌德諸刻，多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摩崖與立石，皆刻石也。立石又謂之碣，說文石部碣特立之石是也。三代石刻無可考者，陳倉十碣，（石鼓）聚訟紛如，近人攷核，定爲秦物。（馬衡石鼓爲秦刻石攷）則三代石刻，既無傳世。秦始皇東巡，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會稽，遂有沙邱之變。其存於今者，有泰山無字石，琅邪臺刻石，禪國山刻石是也。而琅邪一石，至近亦世亡。刻石之例，定盦謂有九端：

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攷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考文，九也。（說刻石）

此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政也，古人所以舍金刻石者，則以其材巨形豐，難於遷徙也，而亦有地方觀念在焉。舉此九例，若網在綱，持以治碑版之學，無不利矣。

秦代祇言刻石，不言立碑，有碑亦僅用以識日景，引陰陽，麗牲，引棺，初無文字，其後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謂之碑。宋景文筆記曰：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是也。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當自漢以後始，歐陽公集古錄曰：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斯其證也。龔定盦富於碑版，嘗論之云：

廟有碑，繫牲栓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薶之，是又碑之別也。（說碑）

其言碑之名義及其緣起可謂簡明矣，其蒐羅碑板亦不遺餘力，自秦、漢始，至南宋止，皆有著錄。又嘗據司馬遷以下諸史及史注金石字，宋洪适、陳思，清王昶、畢沅等諸家著述及孤墨本如華山延熹刻石等著錄秦、漢石刻文三十有三篇，其選擇之標準甚嚴，凡無當於其石刻九例者擯之，書體不

足以俟考文之聖者擯之，碑文無事實擯之，事實與四史無出入者擯之，彼自謂猶有闕陷，足引為恨；不生晉以前，不見熹平石經，恨者一；不與蘇望並生，不見邯鄲氏三體石經，恨者二；東漢繁多，西漢績蔑如也，恨者三。又曰：若夫蒐羅著錄之功尚矣，策功誰為首？曰：王君兆蘭『獲秦二世皇帝刻碣石之詞，與史遷多不合，重刻之石，立於焦山，王兆蘭為功首云，定盦又輯自晉至隋之石刻文字凡十四篇而序之曰：

自晉迄隋之亡，垂五百歲。龔自珍所錄十有四篇，錄又偏矣。何所據？據史。又何所據？總集、別集。又何所據？據地理志。又何所據？據金石家。又何所據？據孤墨本，如上清眞人館壇碑是也。有所闕陷引為恨者乎？有之。北魏、北齊、北周，存者十倍於宋、齊、梁、間，江左土薄，近水石易爛，恨者一。南北書體同時大壞，無一事足儲以俟考文之聖，恨者二。作佛事功德，造象繁興，十居八九，無關故實，非有當於吾九者之例也，恨者三；又不如祠墓之碑之近於史也，恨者四。若夫蒐羅著錄之功，孰為首？曰曲阜桂馥游滇中，獲爨氏碑，出荆榛而登諸册府，蓋劉宋之世一瓌祕也，桂馥為功首。（龔定盦集外文此乃轉錄步碧簃石言者）

定盦集中尚有上清眞人碑書後、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跋北齊蘭陵王碑數篇，皆可攷見其碑版之學。彼於石刻所最愛者則爲瘞鶴銘。凡著錄六朝石刻，以瘞鶴銘爲殿，瘞鶴銘出焦山足水中，奇古幽奧，爲世所珍，書者之名，千古聚訟，蘇子美、黃山谷以爲王右軍書，歐陽公以爲顏魯國書，沈存中以爲顧況書，黃長睿以爲陶宏景書，董逌以爲別有隱君子書。顧亭林據舊館壇碑定爲陶隱居書，後署丹陽外仙、江陰眞宰、華陽眞逸、上皇山樵，自是隱其姓名。董逌言是也，書爲大字極則，黃山谷亦謂大字無過瘞鶴銘也。包愼伯嘗以該銘搨本贈定公，定公寶之，有詩贊云：

從今誓學六朝書，不肆山陰肆隱居，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輿。

二王只合爲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

由此吾人知定盦乃學六朝書矣，因其學六朝書，而不工館閣體，故成進士不得入翰林，考軍機不能入値也。定盦之字不可得而見之矣，定公好古，其字必佳。惟北平楊翰嘗見龔定盦爲徐星伯書詩册有記云：

嗚呼！龔先生死矣！此一册也，詩爲先生之詩，而非千古詩人之詩。書爲先生書，而非千古書家

之書，一線靈光，湧現世界，先生固未嘗死也！（息柯雜著）

其爲人傾倒如此。

四　印璽

印本石類，其紐多以金屬爲之，則又介乎金石二者之間矣。故宜別爲專門，關於印學之書籍，自宋訖今，不下百種，我非顓家，無待討論，又不欲以鈔胥自任，拾人唾餘也。故均不言，獨言龔定盦之印學。彼嘗作漢宮拾遺一卷，輯官印九十方，蓋以專門攻之也，其求印之原因則有說焉。

瘁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爲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郎錄，錄附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零落人手也，小學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爲一門固有說乎？夫茁、泖之士，愛古甓。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於魚形獸面之製，吉陽富貴之文，或出於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爲一門儲印，豈不癒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於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

暴白于史，則是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琌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說印）

定盦官京曹時，得漢趙飛燕印，侈爲奇福，賦詩張之。至擬徵詩海內，幷搆寶燕閣居之，幾欲以印爲身後之殉，印文爲繆篆四：「日緁紓妾趙，」婕妤並從系，趙字內含雀頭三，以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傂尺度之，高七分，徑一寸弱，玉質晶瑩，罕有倫匹。一時考古家皆定爲漢物，當日賦詩者甚多，大概從同，其有立異者，朱椒堂（爲弼）謂趙氏姊娣皆嘗爲婕妤，此印難定爲誰。程春海（恩澤）謂趙氏婕妤凡三，一鉤弋夫人，一宜主，一合德，故其不主一人。張穆（石洲）言漢書趙氏倢伃凡三，鉤弋夫人也，飛燕姊弟也，飛燕後立爲后，弟亦進昭儀，皆不終於倢伃，此印應屬鉤弋，因賦詩專隸鉤弋事。後又思篆文四，獨趙字內含雀頭，得非飛燕狡獪隱寓其名耶。又作一詩正之。吾以此印實屬飛燕爲當，今錄石洲後詩，爲定盦張目。

涎涎雙飛入漢家，前班後許無容華，舞贈新縏承恩印，慧意斟酌授鬈斜，秋高長信霜風起，髗血飛翻豆寇水，嬌啼愴絕樊通德，里謠記取張公子。

至姚衡賓退雜識謂某人僞刻以紿定盦，竊恐近世無此篆高手，而定盦又湛深印學，非易欺者也。吳石華集中有題此印詩，所紀甚詳，其序云：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鈕作飛燕形，文曰「倢仔妾趙」四字，篆似秦璽，似獨以鳥跡寓名，嘉靖間藏嚴分宜家，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及朱竹垞家，最後爲嘉興文後山所得，仁和龔定盦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婁壽碑相易，並以朱提五百，遂歸龔氏，此冊乃何夢華所拓也。詩云：

碧海雕鎪出漢宮，迴環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綢繆印，親蘸香泥押臂紅。

不將名字刻茗華，體製依然是內家，一自宮門哀燕後，可憐孤負玉無瑕。

黃門詔記未全誣，小印斜封記得無？回首故宮應懊悔，再傳重門赫號書。

錦裹檀薰又幾時，摩挲尤物不勝思，煙雲過眼都成錄，轉憶龔家婁壽碑。

定盦此印不久即轉貨與人，得款以償博負，則流入番禺潘德輿家矣。趙惠甫嘗一度見之，其能靜居筆記云：

偕弢甫訪潮人蕭君桐村，識廣人潘德輿，都轉仕成，出漢趙飛燕玉印見示，面作「緁紓妾趙」

婕妤古通，飛燕官婕妤時刻也。趙字作鳥篆，意含飛燕名義，玉質純淨無瑕，方今尺一寸，厚三分，上刻鶯鈕，精美無對，向傳桐鄉定庵先生家，價五百，後與他物俱質潘處，價甚廉，龔竟無力贖之，孝拱尚藏此印拓本數番，余曾獲其一。

印入潘家後，蹤迹莫考，不知何年落估客手，為濰縣陳氏以朱提三百購得，藏諸簠齋，其棲印檀匣，四面刻字幾滿。尚留嶺南光緒戊子江建霞（標）至粵，尚見此匣，而印實亡矣；雖連城之璧，淪落天涯，而表章有人，允為佳話。定盦與印誠可謂相得益彰矣。定盦當日有詩四章詠此印者，今特錄之，以見其梗概。

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倢伃妾趙」，既為之說，載文集中矣。喜極賦詩，為寰中倡，時丙戌上春也。

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并。天教彌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飛仙墮，懷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換公卿。

入手消魂極，源流且莫宣。姓疑鉤弋是，人在麗華先。暗寓拼飛勢，休尋德象篇。定誰通小學，或

者史游鐫。（孝武鉤弋夫人亦姓趙氏，而此印末一字爲鳥篆之喙三，鳥之趾二，故知隱寓其號矣。德象篇，倢伃所作。史游作急就章，中有縱字。碑本正作婕。史游與飛燕同時，故云爾。）

夏后苕華刻，周王重璧臺。姒書無拓本，姬室有荒苔，小說冤誰雪，靈蹤閟忽開。（嘗論西京雜記出六朝手，所稱漢人語多六朝，未可信。客曰：得印所以報也。）更經千萬壽，永不受塵埃（玉純白，不受土性。）

引我飄颻思，他年能不能。狂臚詩萬首，（擬編徵實中作者爲詩）高供閣三層。拓以甘泉瓦，然之內史燈。（內史弟五行燈亦予所藏）東南誰望氣，照耀玉山稜。（予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構寶燕閣他日居之。）

定盦此詩，自鳴得意，詎料不及二年，而印已易主，其所企圖，空成畫餅，有始無終，難辭其咎。然羊脂烏篆，得定盦而名益張，則印之厚幸也。

定盦尙藏有漢印涅五枚，剛羝右尉，雒左尉印，嚴道橘丞，嚴道橘園，牛鞞長印是也。皆以泥雜膠爲之。蓋得之於蜀人者。（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藥得一窖，凡百餘枚。估人賫至京師，大半壞裂。諸城劉

燕庭、仁和龔定盦各就估人得數枚。山西閻悟軒藏數枚。餘不知落何處，以泥質歷二千年而不壞，良可寶詫。）

五、瓦當

瓦當文字不見於歐陽集古錄，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載元祐六年寶鷄縣民權氏濬池得古瓦，銘曰「羽陽千歲」乃秦武公羽陽宮瓦。瓦當文見於記錄始此。自爾李好文長安圖志有長樂未央七瓦。黃伯思東觀餘論著錄益延壽瓦。瓦當文字遂見重於世。至近代而著錄者益衆矣。定盦著有瓦錄，其序云。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簿錄也。其瓦黝以溫，其文字多哀麗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壼陶師之爲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噫可以識炎運之西隆，魏劉祚之東替也矣。予所錄五十有五：曰長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衞，曰[illegible]，曰便，曰蘭池宮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

甘泉上林，曰宗正宮當，曰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憙，曰大廐，曰金廐，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漢并天下，曰俍千萬延，曰永望芒笏，曰鬼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宣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繁萌，曰駘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文之可以曰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饕餮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著錄者有之，而余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黃山。

☆　☆　☆　☆

嘉興李遇孫輯金石學錄，其中有介紹定盦者，僅云：「龔自珍，仁和闇齋觀察之子，著述甚富，旁及金石文字，藏弆八百餘種，皆世所不經見，惜燬於火」寥寥數十字。簡略已甚，實不足爲定盦作介紹人也。定盦藏珍雖已歸散佚，但其金石文字在考古學界饒有貢獻，則不容抹殺。余深惜世人之知定盦者尠，第驚其才而不知其學之深邃也，故表而出之，以爲世告。余於金石之學，造詣甚淺，自愧無淵文奧義足以發明定盦，所願因此引起世人之注意而予以闡發光大云爾。